[illegible]懶代筆 上

一名梅翁聞錄　李姓人作カ

○本書著者梅溪居士姓氏未考但書中所謂外王父指肅宗八年壬戌將軍綱吉新立時通信正使尹趾完（尹暄ノ子）也同時李彥綱為副使本書所記亦同

書中記鄭太和号陽坡處頗多

強懶代筆卷之一

梅溪居士　著

仁宗大王東方之堯舜也況其時諸臣有花潭退溪晦齋諸賢吾東方人物之盛無過於明宣之際　仁宗若享國長久則明宣間人才可以有明良之遇三代之治何難天旣挺生聖人人才之蔚興又如此其意若可以有為而　仁宗旣登極而旋陟諸賢或遭時不造竄死遐荒或抹摋未遇終枯巖穴天時若啓而未啓至道似凝而不凝此千古志士之至恨也

仁宗新卽祚備禮致花潭花潭造朝引對而出曰堯舜之君東方無祿可恨因泫然流涕　仁宗嗣服之初羣賢彙征請復己卯諸賢官爵　上終不允俞及疾革下教曰云云（當考國朝寶鑑謄書）今余疾已不可為其復光祖爵病中歎曰吾必欲以徐敬德為左議政今焉已

矣以此兩語可知其爲堯舜之君而登一世於唐虞之上千載之
下可使人流涕
河西金公麟厚少有盛名 孝陵在東宮艶聞其名令春坊官邀
入 闕中河西親友有直春坊者移書力邀河西入見其友留與
語苦挽至日暮宮門閉其友曰事已至此宿我直廬而去何妨河
西誚其友無可奈何是夜月白 東宮綸巾儒服使人持酒壺而
至直把河西手曰吾亦頗交章甫耳因坐語至夜分自此河西托
交於 春宮其后釋褐出入胄筵受知已深 孝陵昇遐后河西
自玉果縣監棄官歸遂不出每遇 孝陵忌辰入深山中痛哭終
日而歸
趙按廉狷初名胤文高麗門下侍中德裕之子我 朝開國功臣
文忠公浚之弟也自以世受麗朝厚恩見我 太祖威權日盛慨

然有國與俱亡之意而伯氏文忠公乃有順天歸德之意公嘗據
義切諫不少顧藉革命之時文忠公黜公爲嶺南按廉使數年不
召 太祖登極公即棄官歸家改名以狷字盖以國亡不死有類
於犬取犬邊爲名且寓犬馬戀舊主之意對人言詬罵開國功臣
使之聞之文忠公懼其不免於禍白 太祖勒載公名於勳籍拜
戶曹典書亦不應命 太祖親臨其第欲喻起之公以衾韜面卧
而不起厲聲答曰尚記與我同事麗朝時否 太祖知其不可屈
悵然而還命築室以給亦不入處隱于白雲山中以終遺命子孫
限三代廢科宦銘旌勿書我朝官爵及卒 太宗震悼率百僚舉
哀傳朝市三日贈謚平簡公諸子以分義爲懼不遵治命墓前表
石刻以我朝官啣竪既訖碑忽自折只餘趙公之墓四字見者以
爲精忠所感公嘗過殷山地有詩曰首陽亦周地薇蕨累清風知

有此山在應先箕子東亦有感而發也

孟公希度及其子思誠仕於麗朝麗亡退居溫陽我 太祖即位下敎曰卿之父子不欲事我家則當以鈇鉞從事希度不得已父子相與痛哭送其子思誠臣事我朝而自全其節思誠拜相名重當世〻稱希度為忠臣思誠為孝子溫陽人立祠祀希度而思誠不得入若律之以義理則父子痛哭同死宜矣而父旣不能死而送其子以活其命以全其節則為其子者不忍同死亦係愛父之至情自失其身而活父命全父節亦不至全無意義若權其輕重未知其果如何也

鄭虛庵希良精於推步先識甲子之禍持母服居於豐德江上夜至江邊解巾屨置諸水濱遂不知所往此事詳於牛溪所記當時以為溺死挹翠軒作輓詩曰云〻又有詩曰云〻(並載本集)而自註曰

是年鄭淳夫自流江而死擧世悲之其後南秋江孝温見驛樓所題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笻遊宇宙嫵閙並休詩之語知其為虛菴而廣搜無踪退溪少時讀易於山寺溪夜僧徒皆宿獨有一老僧每擧頭潛聽退溪讀書拜公潛認為異僧呼起与之語曰論易理其僧談辯如破竹公大異之疑其為虛菴仍語及虛菴事僧曰彼既避世沈江必其死矣世亦以為已死乎公答曰擧世皆疑其不死僧憮然有不豫色俄而稱便旋出户久不返尋之渺無蹤跡其所著後元數篇之論人命如神後人亂之今則只中過去事不契方來云

牛溪与栗谷往来論學常慶曰沈思論辯理氣之説使其門人往拜栗谷仍戒之曰君往見叔獻(栗谷表德)勝讀十年書門人往栗谷使閽者通之是時朝已晏而良久栗谷不着網巾加緫笠於頭上垂

錦貝纓子而不結着襪而不繫袴自内曳大鞋出来其人進拜俚點頭曰君是浩源門人耶云〻其人常見牛溪昧爽起盥洗正冠帶着行纏客至則拜揖敬待及見栗谷其踈散簡忽与牛溪相反心以為駭納其書栗谷披見即伸紙修復畧不沈思操紙筆立草數千言曾不起草又不加點其人曾見牛溪作是書數日呻吟累次易稿其精勤如此而所以答之者全不經意俄頃之間一筆揮洒亦心駭之還拜牛溪進其復札牛溪嘖〻歎服自以為不可及門人遂具道拜栗谷之狀因陳其可疑牛溪笑曰叔獻天姿明膚卓絶此等細節何可責之於叔獻耶稱栗谷處太少顧藉且未必其家狀宜更詳定

李璠栗谷之兄也居坡州適入城見栗谷時 上賜送豹皮長袴即外方進獻之物俗名阿多介長廣華美即 殿上進御之物 上眷注栗谷而賜之者也璠翌日辭還坡州既去復来栗谷問曰

何憂還耶答曰行幾里復思見君憂來耳栗谷回曰昨日　恩賜
豹皮褥當奉于兄而　君賜不敢不服而送之欲待數日後輸送
矣今已鋪而經夜玆敢相餉耳璠因持而去
宋應溉朴謹元諸人謀陷栗谷齊會金叅判宇顒家論議方張從
者呼曰兵曹判書老爺來是時栗谷方為大司馬諸人皆竄入室
中金接見於廳事栗谷至從容叙話仍曰令公近日有所著詩否
金遂誦其近作一篇有簾外落花撩亂飛之句栗谷諷誦良久曰
此詩無乃或有風波乎金曰然今方論劾公風波作矣栗谷曰疏
草已出乎金曰然栗谷曰可出示否金從窓隙呼索其疏草以示
栗谷展讀一通隨其条列以手指之曰此事〻實如此不知者之
如是為言亦不足恠此事全無苗脉傳者之過也此事實狀如此
諸君誤認矣覽訖卷入窓裡辭氣泰然了無幾微現於色談論如

故語良久起曰臺 啓將發則吾當自此出城將作閤別惟望保
重出門命前導落後既去諸人為之色沮無不嗟嘆 宣廟朝黨
論雖曰深錮觀此等氣象亦可見昭代之遺風餘韻其時運國勢
之猶有餘地可知其後雖值龍蛇之變宜乎造中興之業也
象村申公欽宋應溉之甥姪象村育于外家應溉愛之如子及其
論劾栗谷自公退神出 啓草使象村讀之象村覧之而驚曰曷
為此叅申公家本西人而應溉初謂既養其家當隨作南論及聞
此言怒即以所着靴尖踢其腦象村之平生胷腹痛由此云
李相國篨 成廟名臣始生覆以衾久無聲其母夫人開視之一
小龍頭角嶄然軀體蜿蜒昏昏深睡遂掩衾裯寂而俟之俄而覺
而有啼聲開視之即兒也盖方其為龍也若驟加驚怪播傳衆口
喧撓而變動之則幾乎不免於死矣長而登第以成均學諭告暇

歸鄉渡漢江十餘里秣馬於川邊沙際月山大君沐浴呈辭南遊
而歸亦下馬同坐於川邊進午飯以銀器李公手持銀器周看而
還置盤中大君曰君欲取其器乎當以奉贈李公笑曰我平生未
嘗見所謂銀器者故取視之爾乃遽曰取何其待士大夫薄也曰
別去大君即　成廟之兄是日　上行幸濟川亭而迎之　上握
手迎謂曰原濕之役得無勞乎久違顏範鬱陶甚矣曰人才國
之元氣吾兄既廣遊歧路閭井請留意訪求頗記別時之言乎大
君曰既奉　聖教何敢歇后隨處留心搜訪久矣周流遐裔未有
所遇俄者路傍遇一朝紳其人自奇士曰以問答仰告　上樂聞
之即命內廐馬追之與語大悅即　除弘文修撰不次超遷卒至
拜相可見　聖人所作為度越常規出尋常萬萬也
姜承旨緒　宣廟朝名臣以異人名深於易理嘗居八角亭夜則

登山頂觀天象壬辰前〻知倭乱常為國憂歎又曰家族當因晃
卿得免晃卿即其從弟紳表德壬辰之乱関東伯難其人姜紳適
以名官居憂原州遂起復為江原監司姜氏一門皆避乱関東得
免云壬辰以前諸姜布列滿朝嘗書諸退其從孫姜弘立言今日
書諸吾一門亦足以為之公嘆曰我家因這漢滅亡云嘗出有人
抱小兒立道傍公命抱来问誰家兒荅云申都事兒耳置膝嗟嘆
曰大器宜善護之兒即象村申文貞公申公後登第為校書正字
因公事往見姜公姜公無他言但以家族為托曰願君全活我家
毋忘老夫之言申公驚駭辭謝姜公又申〻不已曰後當知之毋
負老夫意其後姜弘立降虜癸亥後諸姜将有湛宗之禍申公以
冢宰當國始思其言無策可救是時梧里李公為首相申公欲与
相議亟往見之梧里面有憂色閉户若有所思申公曰公曾知姜

承旨乎梧里驚問曰何問也申公具言受知受托之状梧里嘖〻
嘆曰姜公神人也我於舊時亦受此托公具言日後吾宗將被戮
君須思吾言但君力綿須與其時當國一宰臣同力濟活云矣今
諸姜之禍至此公之言若目見今日吾無術可救方夙夜為念聞
公言姜公所謂其時宰臣即指公也於是兩公竭力梧里周旋於
東人象村緩頰於西人姜氏之禍稍緩姜公之後得免云
姜承旨嘗在他人家座上完平李公忽自外入來姜公不覺下階
揖陞坐定熟視不言但稱曰恠物〻〻累言不已畢竟曰名相我
國患難〻處之境無不備經云〻仍不交一言而起去
姜公以俳諧自晦嘗為代言与諸僚飲於銀臺酒盡曰酒盡我自
當有覓處仍起着朝服入差備門外呼司謁　啓曰承旨姜緒与
諸僚飲酒酒盡乞得内醞仍還出曰酒今至矣　宣朝命供具宣

醞諸人更飮盡歡而罷是日公當入直而忽然命駕將出諸僚問
今公爲直次胡爲將出公曰我則彈章至矣抬臣論罷　上一啓
即先銓曹禀政使之明日開政　傳曰承旨姜緖餝已施矣敘用
仍更除承旨盛代氣象可以想見
姜公嘗被酒以朝衣臥於路上市童群聚嘲之曰令公玉圈將破
公答云當以金代之其顚頑玩世如此
宣廟朝東皐李公當國進用諸宰欲試李公陽元李公晬光兩人
優劣嘗赴人慶延先與娼約酒闌執一娼手曰汝可爲我薦桃乎
娼如公所敎指座上兩公曰賤妾若老爺眷顧則生子當如此兩
老爺豈不榮甚蓋兩公皆宗室賤妾子孫故也李公陽元顏色恭
然若不聞芝峯不覺勃然變色東皐以此定其量之大小其後李
公陽元終入相云東皐李公浚慶號 芝峯李公晬光號

仁祖初完平李公(元翼君號)淸陰(金公別號)金文正公尙憲方秩亞卿適候
完平是時公將卜相從容問曰輿望屬誰淸陰對曰老爺曷爲問
此賤生之早徵何敢與論此事李公曰君所答之如此初豈不知
吾所以問之者括去皮毛誠心相與耳淸陰曰相望吾不敢與論
但以賤生所經歷者言之曾以小价赴燕芝峰李尙書爲上价海
昌君尹公(昉號稚川)爲副价賤生欲自砥礪言於上价曰自古赴燕者
歸槖多不能淸淨今行上下宜約不持一燕物李公慨然許之又
以此言于副价尹公尹公別無開納之色但曰君言如此則我豈不
從及入燕館副使公雜引書冊錦緞珎玩每一往見書冊服玩雜
然羅列於前檛上又掛一貂裘問曰此誰物尹公答曰我平生無
裘一寒如此故買此欲作歸日寒具耳其後出燕時從人以上价
及書狀裝槖甚重馬疲不堪云仍採問與副价輜重何如皆言副

价寢具外元無一物蓋上使及賤生買書冊以來尹公並与書冊而不取燕館時書畫賬玩皆留館時覽閱而已發行時盡還其本主到義州聞之所着貂裘亦解給偏裨云伊時見於兩公者如此云云其後稚川尹公果首膺金甌之卜

壬辰之亂李公廷馣以　馳入延安城是時清江李公之胤子爲延安府使新遭母喪而歸官府空虛李公入城留屯為倭所圍李公倚枕乍睡清江忽至急呼曰茂卿賊登南城矣公驚覺急發軍防之賊果從南城而上矣仍又矢盡忽有一老媼以柳筒貯矢來獻遂力戰大捷老媼亦不知其何人也清江之沒已數十年能有精魄如此古之偉人其神凝有不隨死而亡者矣

金慕齋安國文鑑如神其弟思齋正國欲試之赴燕時刪定唐詩一秩間入已作付之剞劂北京刊書之規用土板其工甚易故刊

印来及歸送示慕齋覽畢歷指思齋所作諸篇曰此則非唐人作
如令公輩亦足以作之慕齋之舊友能文者久屈場屋金公兄弟
共慜之其人雖能文策中间承接措辭非其所長慕齋以文衡當
主試思齋靜夜聯枕時從容問今科策问當出何様題目慕齋略
言之思齋為之自草其承接措辭數行以給其人〻〻製策時以
思齋措辭间入之試卷已入慕齋擊節稱善將置高選讀至思齋
所著措辭忽然瞪目熟視良久曰此文不可選以朱筆畫數行抹
置席下及發榜歸家思齋迎謂曰某友今又見屈可恨慕齋從寢
具中手抽一券擲之正色大責曰君以 國之名官曷為作事如
是我亦不能慎密殊可瞿然所可恨者終使老友緣君而見屈皆
君之過也視其券只是思齋所草數行畫而抹之莫不服其神
朴參判民獻為北伯林白榡送于東门外坐间盧蘇齋思慎以領

相枉駕為別林公出避朴告于蘋齋曰林子順持贐章来別遇公避匿矣蘋齋曰聞其名久欲相見耳遂要之林入坐蘋齋索詩見之㸃無一言以便面吹送之俄而朴曰朴君宗亦送別章蘋齋索之其詩有曰郵館夢回清獻鶴塞垣風落晏嬰裘蓋其時朴有簠簋之誚出補北伯用事精切句法恬雅蘋齋諷詠良久極加嗟賞累稱君宗〻〻林本以習氣名於世恩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于市而是日大有愧色君宗即朴枝華字恬靜寡慾精於詩律居永平白鷺洲遭壬辰之乱嘆曰吾年老何以避乱寧自裁而不死賊手削水邊木自書杜詩曰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一律遂自投白鷺洲而死朴平日喜丹學人疑其為水仙云

金領相貴榮判書㝡之孫判書之子自少豪縱不省只有知覺而已判書退居鄉里〻中平民有女判書一日招其民語之曰我子

昏迷不可与縉紳家爲婚聞汝有女與我結親則何如民曰謹當
歸與妻相議而告之其民歸語其妻妻曰某相公宅郎君有知覺
土偶人何可與爲婚也其女在傍從容言於其母曰我家鄕曲村
氓相公家何如而乃以平常之子而結婚乎棄一女而家世曰爲
簪纓族則何如其民以其妻及其女之言告之遂與成禮而判書
之子不知人道其姆教而生子即貴榮能文早貴歷颺華貫其母
之兄弟族黨尚在軍籍有以上番軍至京者主於金公家金公朝
退見軍裝器械置於座上名從者曰此物曷爲置此藏之隱處勿
令賓客見也母夫人聞之命拿入金公數之曰汝家固是公卿家
我家卑賤群從弟姪皆在軍役以其至親故入京主於吾家宜盡
心善遇使無間然何可示以厭色不安其心金公悚然自沮
壬辰後唐將無時請見　宣廟適晝寢起而出見唐將大不豫曰

國王當此臥薪嘗膽之日面有書寢之痕何以能克復　宣廟曰
此事不可只憑舌人解之侍從臣僚中有能漢語者乎是時月沙
李公(廷龜)入直春坊諸臣告司書李廷龜頗能漢語　宣廟召使辯
解月沙漢語亦不能周達而特以文章辭令足以華國故反覆論
釋盛言主上正以酬應兵機達宵不交睫以致倚枕假寐之意唐
將終至喜悅月沙自此受知於　宣廟超遷至崇品遭時致位亦
係天數云

梧里李公自少善漢語李公少沈滯下僚嘗為書狀官朝　京途
間越大川時三使臣之轎行中人皆擔而渡譯舌輩亦皆脫足擔
舁而侮完平之位卑渠輩自以漢語問答云如此輩吾屬亦自親
擔可苦云〻完平若不聞及至燕京與禮官問答不用譯舌以華
語酬酢曉達無滯碍譯舌輩始大驚蹴踖而李公終不問公善華

語每遇識華語者則輒以華語問答昔聞諸 外王考如此而今
見東平都尉遣閑錄與此少異

梧里李公退老黔川一日与鄉老登山麓有行人騎馬而過者他人下馬而一人獨不下從者禁之不聽鄉人請拿治之公曰勿犯也下賤遇士大夫擬人輒畏而下馬今此众人齊會禁而不下此人必將遇事而未得機措者切勿相犯也俄而其人騎馬越塹墜落折項而斃先輩之善料事忍小忿如此

完平性勤既閑居老不能親書卷無以自適有村人過者公曰汝有蒲席可造者乎宜並機與繩送置我前我當織之其人唯唯如戒置於前擬公親織之說名其人給之曰取汝席去其人惶懼謝曰相公織席小人安敢取乎公笑曰我為遣閑為此豈取汝席乎終給之其老不自逸如此可為後生怠惰者戒耳

月沙李相為下應泰誣奏使朝京是時我 國受誣罔極中朝人操切東使甚急晝以糾察夜不給燈火月沙既受便宜之 命將條取物論隨宜繕寫奏聞而無所措其手足計無所出有一寫字官入白公曰公若呼之則第當試寫公答曰柰夜無燈何以寫之其人曰第呼之公始呼寫一通寫畢公曰汝之眼力誠奇矣奈我不得見何其人俛首着於紙上曰公試從吾顴後看之公俯其背自其顴視之字皆瞭然盖其人目光能照物生明云 宣廟朝人才東方極盛之會此人亦可謂應時而出也

月沙李公奉使燕京嘗夜坐忽聞廚間有誦書聲問為誰從者曰執爨之役者也公召問之即遠方舉人會試到京見落而無以歸執是役受其傭以自給者公曰汝若舉人則可製程文否因手草策題以給其人即草數千言以進公覧曰汝之文誠大肆矣但

科場文字必緊切可售於主司之目汝文雖汗漫宏肆稍欠切案吾當教之遂一依我 國科製規矩即草一通以示其人笑曰此文以文章典則論之雖無足觀決摘科第案爲妙法其後鎖院出榜其人果占魁選即入翰苑來見公謝曰吾一遵公文程式致此皆公之賜也公遂往謝中朝榮士即賜第宅蒼頭故已是儼然官府様子時日之間以廝役致卿宰其貴賤之相懸如此使事由禮部其人多有力云

鄭順朋釀成乙巳士禍柳相仁淑家婢有籍沒爲順朋婢者常時務盡忠款及順朋死後以詛説發覺死人之脚納于順朋棺中其女自服曰順朋殺我相公不共戴天之讎吾恨不手刃故乃爲此計耳自初欲爲此事而青坡書房在時洞曉如神明故不敢生意今已沒淂售吾計耳青坡即指北窓也北窓能爲他心通之術每

於其父順朋凶謀密議時輒入深山中痛哭故其言如此
北窓鄭公磏順朋之子也世稱東方異人天資純粹風骨秀朗宛
若天人神清無慾能六通之術少時讀書山寺山下百里內事盡
知之隨使臣赴燕京遇諸國使輒為其國之語酬酢無碍琉球國
使臣見公下拜曰公神人也我在本國時筮命某月某日入中國
當遇異人仍出諸囊中而示之果是日也年至四十餘卒既屬纊
家人發哀而哭忽然起坐曰吾有忘事命取筆硯書自輓詩曰一
生讀罷万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說從來不
掛口顔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寫畢投筆而逝
宣廟末年命 仁廟御諱從人從宗已有深意多聚諸宮王孫或
畫或書 仁廟兒時畫馬 宣廟以畫給白沙李公恒福白沙北遷
時門生部曲追送於道傍者甚多獨携金昇平瑬宿於逆旅以其

畫付之曰此是　先王所賜而莫知其意君第審此畫所寫之人
昇平亦茫然莫知其所以歸而帖諸壁上　仁廟潛邸時一日適
出遇驟雨入道傍一舍外門以避之俄而丫鬟自內來告曰雖不
知何客雨既甚不可久立願暫坐外舍　仁廟辭以無主丫鬟累
以內意為請　仁廟不得已御馬入外舍壁上有畫馬諦視之即
兒時所寫心恠之俄而主人至即昇平而初不相識　仁廟具道
其避雨之故仍問曰彼畫何為帖壁昇平荅曰白沙曾付我此畫
不知其何人作故帖壁或冀其求之耳　仁廟曰此吾兒時所寫
耳俄而自內大供具以進昇平心恠之送後問於夫人曰過去宗
臣偶然避雨設盛饌以待之何也夫人曰夜夢大駕入吾門威儀
甚盛覺而異之午有婢傳言有一官人避雨入門立馬吾於門隙
窺之顏貌宛如夢中所見故驚而盛待之耳昇平自此往來親密

終擧興王之事白沙公間氣事多如神者靖社勳臣延平延陽
平城昇平完城諸人皆出門下其亦異哉
天生創業中興之主又必生聖后以贊陰化　仁祖大王誕膺駿
命丕闡中興之業　仁烈王后亦有聖德以輔內治反正後光海
朝宮人有念舊而垂泣者有一宮人訐訴　后下教曰此人思舊
君而垂泣可謂忠矣仍召而語曰汝能不忘舊君必將移其所事
而事我今以汝為保母尚宮汝其保我子女因撻其言者其人感
泣自此舊宮人皆釋然自安此事詳於東平尉遣閑錄　仁穆大
妃昇遐後內藏中有　大妃手寫　天朝奏文一通中有驚怕之
語　仁廟覽之而驚不知所處　后仰問曰此事殿下將何以區
處　仁廟曰后意何如　后曰願勿煩耳目而賜我〻當善處
仁廟擧而授諸　后〻命焚之此等事非聖德能之乎

癸亥反正前日夕昇平与諸人齊會於壽真坊完南李公厚源第將出城約會於弘濟院以是夜擧義完南之姪李廻將出宮村收拾其家奴僕以來宮村即完南郊庄也昇平語之曰李而彼居宮村汝須携来而彼即故副提學惟弘之子也惟弘以非罪被逮於昏朝竄死遐荒而彼少受學於昇平故欲携与同事也李廻去路過而彼於前檐携上山阿無人處具以告仍曰金同知方在壽真第君須直往而彼謝曰先生愛我與共大事我既有至痛安敢不入因馳入壽真第入中门遇滄江趙公涑而彼又稱謝曰君輩謀擧大事不以我為庸碌亦使同預感謝雖然吾有叔父在欲往告何如趙公迺儒宜峻辭嚴斥携入穽蟄而但答曰此重事何可輕易往告須深量為之仍别去而彼入見昇平稱謝但請暫往其家而直往其叔父惟誠家告之惟誠即文科承旨聞之大驚拉而彼

直走金盞國家著變書上變如是之際日已曛黑金吾郎直到壽
眞第諸人盡往弘濟院只有李厚培李廻拿入鞫廳金自點沈器
遠先是別自合謀而附於　仁廟者也遂大供具齎賄賂厚遺光
海後宮金姓人徹夜大宴於後苑但稱成之爲逆乎遂之爲逆乎
成之遂之即沈金兩人之字平日締結宮禁習知其字故也光海
沈醉不下鞫廳宻匣啟不及逮捕是夜義兵從倡義门入反正於
昌德宮厚培廻渇不死　仁祖登極下教曰李惟誠忠於其君者
勿問李而欲忌其父之死於非罪又背其師而納之罟擭不可赦
命誅之

凡符讖兆朕或有自古流傳而符於後世者如帝王受命固是天
命之前定此豈人力所可容哉國都之西有所謂仁王山者山之
北城门曰倡義门〻之外有弘濟院〻之西十里有延曙驛山门

院驛設名不知其昉於何代而門則　太祖定鼎時所命皆自古
騰傳於人口者光海朝有仁王山下有王氣之說故光海為搆離
宮即今之慶德宮而殊不知　仁廟已誕降於其下倡義弘濟亦
符於癸亥之義舉至於延曙驛尤有奇者癸亥李完豐曙為長湍
府使參義舉　仁廟所倚仗只是長湍軍　仁廟與諸勳臣夜會
弘濟院完豐將兵約會夜深不至　仁廟憂之與諸臣前進至延
曙驛遇李曙將兵來仍與同至弘濟院由彰義門入驛之命名不
知何代何人所名而豈知千百代後有所謂李曙者亦豈知　聖
祖延李曙於此地而名之哉此誠天人相合不期然而然者抑吾
聞之古語曰至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或者古有至人先知而設
名耶皆不可知也
仁廟義旅不過長湍軍若干雖是應天順人豈能當輦下親兵是

時李興立為訓鍊大將勲臣目緣通於興立請為內應興立曰吾當整軍赴難觀其成敗義兵若敗則當從而攻之是夜興立聚軍至闕下見義兵已入打錚退軍陣於把子橋故義兵如入無人之境其後興立仍帶訓將甲子适變又用此術平亂後伏誅為人臣而不忠於所事坐觀成敗固是天理之所當誅者況歷觀前史與近事凡人之用意譎詐左右反覆必擇利害巧占便利者無不受禍此殆造物之所甚憎者歟

尹參判知敬先海時以司書入直遇癸亥之變急訪世子不知在處被執於義兵尹公曰易姓而 宗社亡則吾當死有人曰 綾陽君已即位宜急肅拜尹公曰雖然吾不親見不可拜 仁廟聞之啓帳殿露 天顔而示之尹公遂拜蒼黃之際如此亦難尹公以此名重當世

滄江趙公涑之父被禍於光海朝滄江之兄漫碎首而死滄江則是日能喫飯後參義擧反正後將錄勳滄江力辭以為若錄勳則非臣入參之本意終不受以是重名人比之伍尚伍員兄弟

鶴谷洪公瑞鳳與白沙尹公暄石交也白沙季子棄菴尹注書澄之柳孝立之婿也一日鶴谷就白沙坐定棄菴來白曰婦翁送馬名之請往見公許之俄而棄菴反面白沙曰汝之聘君名汝何語對曰當從容仰白白沙出戶外問之棄菴曰婦翁云洪某謀逆之說大播汝翁何為親密云云鶴谷踵其後問曰汝父子相說之言吾豈不聞所談何事白沙曰擧君言如此云云鶴谷還入戶頹然偃臥曰這奴渠何能殺我乎畧不為動蓋其規模不如夫子所謂亂邦不居危行言遜底氣象也

洪海峯命元癸亥後與鶴谷洪公同宿於安山村舍鶴谷曰反正

前吾嘗言於公〻自不省海峯曰昌嘗言之荅曰吾於某年与公
宿於安山時豈不誦吾所作曰少日風波畏風波亦已多今宵睡
足處夢唱定風波乎海峯曰以此何以知之

洪鶴谷母夫人柳夢寅妹也能文有識鑑鶴谷自少親自課讀以
成文章李完平厚源少時往拜鶴谷以科表三篇科詩三首請考
之鶴谷曰留之當考送數日後皆書畀等以送其後完南往見其
詩表一句書諸壁間問曰何為寫此句鶴谷荅曰非為其文之佳
慈親覽之曰此兩句氣象似當遠到故書之耳

水竹鄭公諱昌衍即光海廢中宮之內舅光海初年為左議政當
國以姻戚之臣國家凡事光海皆以御札密問專用其言光海初
年政理之清明以此也家奴有往南方者帰告曰南方人多傳國
政鄭政丞為之云水竹驚曰如是而吾豈生全雖然吾之上答御

札之書雖落在鍾街吾無所愧其後廢母之議起光海又以御札下問冰竹屢〻力諫自此御札論政遂絶免相投閒已久癸亥反正之夜聞變將往赴闕下其長子判書公侍坐水竹曰汝試量之是誰所爲對曰不知其何人金瑬似參入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曾見其言語有向國悖慢者故疑之耳鄭公家以昏朝外戚宗難免禍　仁廟久在潛邸習知鄭公之賢故　命勿罪官爵如舊水竹情跡難於在京退居水原庄舍勲臣尚多疑者頻送機察一日有一僧人來到鄭公家與奴僕語或稱追思舊君多發危言公聞之使奴縛送于官是時李完豊曙爲水原府使笑而釋之似其所送也公畏約還住京城蓋非　仁廟聖德難免矣是以陽坡於　仁廟忌辰雖家間少兒輩皆令食素曰若非　仁廟聖德汝輩初何以生乎

仁祖朝貞明公主婚後永安都尉即月沙外孫公主將往覘而月
沙第在東村為其路捷公主徒集春門歷夫子廟穿過泮宮泮儒
驚駭多出齋僕盡捉公主從人宮女繫之責曰集春門只為 主
上謁聖廟而設故常時閉而不開且無挾門公主雖貴不可出且
公主之行穿過泮宮古無其例豈可為也公主以新婦往覲故禁
廚掖隸擔挈酒饌連亘而出儒生輩又發泮隸盡為捉致縛其掖
隸奪其酒食諸儒會坐明倫堂共喫之公主大怒將以粉板書
啓月沙聞之請於公主曰公主初出集春門果為未安儒生所執
不為無據今若怒而相較則儒生必將侵功老夫將不敢晏然家
居願為老夫而止之公主止歸拜 仁廟泣訴之 仁廟下教曰
姑氏止之是矣雖書 啓彼多士輩將何以處之猗歟盛哉其繫
治宮屬責其不敢穿過儒宮容或可也至於攘奪饌饌齊會哺啜

自是兒童佻達者事夫豈有識君子所可為者而雖以王者之威
只容假借無可如何　祖宗朝闡興儒化扶植士氣如此而其流
之弊特其衆多作為羣勢干預朝論隨時俯仰朝廷傾奪之際輒
奮起跳踉突入驅出互相效嚬不知羞恥故亦無以見重於　君
上近來屢被　嚴教回復靦面此其士子不足責亦係造士之化
不及　祖宗而然歟頃年　親臨春塘臺試士時有一轎子突過
儒生如海之中宮女輩隨其後問之即幼少翁主入來觀光云士
子輩莫敢誰何視當時泮儒何如也此固士氣之消沮使士氣至
此職由於敎化之漸弛世道之日下也
柳於于夢寅光海朝官至亞卿与爾瞻角立不預廢母之論者也
癸亥反正後不至被罪其后辭連於柳孝立之獄被逮而來審其
在處久而後就拿獄官問曰往何處柳曰往西山是時梧里象村

清陰諸公按獄遂與相謂曰彼罪人誠高自標致雖然武王伐紂若立微子則伯夷叔齊亦當往西山耶遂按問獄情柳之爰辭不答訊問之語但自稱曾著老寡婦辭一篇只書其詩以進云七十老寡婦端居守閨閫慣誦女史詩稍知妊姒訓傍人勸我嫁有男顏如槿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遂以此就服按法誅之曾見其文稿中送其子從仕于 朝與書曰舊君失德自絶于天新王聖明汝無不仕之義我則官高年至今何可改頭換面云云其詩之意不過如斯則其死豈不寃哉雖然本以文人蹤跡未知其自脫於柳獄之計反泛言其本志而不知其至於死耶抑知其不可免而欲高其自處耶未可知也其甥姪鶴谷洪公以靖社元勳力足以周旋而不能救世以此短鶴谷柳平日輕視鶴谷之文武以此疑之而在人情必無是理且鶴谷忠厚寧有是哉

柳孝立之獄孝立援其從弟斗立及面質斗立曰兄乎我何嘗知此哉孝立罵曰汝獨生何為耶斗立遂自服而死孝立之意隱然自比於六臣之死而援其弟而同死儘可笑也其父子兄弟戚連宮禁濁亂　朝廷又不能救其主滅絶人倫之罪反有射天之計而冀其或伸於百歲之後多見其不知量况攬其無罪之弟而殺之尤可惡斗立有子名光善有詩才嘗賦詩曰恨不藏身萬衲中百年江海暮途窮無端徙倚東樓柱月落泉鳴曉洞空

平城府院君申公諱景禛於余為外高祖少登武科以前宣傳官適行到碧瀾渡遇大風浪湧如山船欹如箕舟中人震盪莫措適有盲人在舟中高聲曰吾輩將盡死或有貴人同舟則可賴而活未知舟中或有士大夫乎傍人曰有一士夫同登盲人請觀生年月日平城語之盲人推之大驚高聲呼曰舟中有貴人吾輩當賴

此畫活勿慮也因曰此命當為大提學府院君領議政平城聞之大笑曰我乃前宣傳官何能為大提學汝之推數可知盲人曰相公武人則大提學之說誠過矣吾聞上相並兼文職此命必為領相大提學何足道哉果能善涉公令盲人編年其後多中公智慮器量得之天稟雖未解文字入相之後凡事大交隣文字雖谿谷澤堂所著述僃局郎持来示之則輒令解釋其文字以言語告之其語意未妥處随其句語曰某語未安改之如此某句恐生梗以某様語意改之雖谿澤輒随其所評而點竄不敢違及其末年終拜領相海西多盲人能善推命亦其地理似然也

谿谷張公嘗言少時學於白沙李公每侍坐若遇事則白沙輒呼從者曰往迎申同知來平城至則舉其事而議之吾輩門下諸人在座者雖多不問也及聞平城言辭拙訥所論平常無甚神奇白

沙輒稱善不已一如其言而處之吾心常不服及其年老識進之
後思之其時申公所言無不中竅誠非吾輩所及
李大燁妻平城申公之妹也癸亥反正時申公主其謀大夫人憂
其女泄之大燁妻聞之大驚將往告其夫家事將不測平城縷縷
論釋事理曰事成則吾之力庶活汝夫汝若告于夫家吾母子以
逆死則汝夫必不以逆家女為妻汝旣殺吾母子汝亦見黜則何
如大燁妻曰然則當与成約而止申公不得已白 仁廟、、下
敎曰若然則吾當活之反正後 仁廟特命勿誅而大燁以爾瞻
之子其罪滔天衆論朋興恐終不免其家以毒藥置果中而殺之
云
癸亥反正後人心撓動未易安定梧里李相國光海朝竄謫放還
鄉居 仁廟聘禮以首相入朝人心大安光海之失德已是得罪

倫紀而 仁廟以 宣廟王孫入承大統國人宜無異辭而猶且
難定如此革代之際豈不危哉完平以中興元老德望之隆洽于
民心雖平日去就亦足以関係於 社稷之安危況當危疑之際
必待碩德耆耉賓服上下者造朝然後舉國臣民始知 宗社之
重位號之正翕然以定昔 明宗賓天適會華使入境聞 國哀
大驚以為 國王新喪未有儲嗣恐有内亂欲直從疆場還歸問
於譯胥曰汝國大臣為誰對曰李浚慶素有德望華使曰然則可
保無憂遂入來大臣之関國家輕重為如何哉
朝家舉措必得當得体可以厭伏人心光海朝羣奸秉政私意橫
流凡大小科皆出私情賄賂公行價之多少至有定規國言諠藉
許筠賣題唐朝羣臣謝賜榆柳火預出題彰露入場士子皆知其
當出此題多士入場時皆呼火出、、 明經科預出七書所講章

句故權石洲詩曰七大文通從自顧暗中行事鬼神知其淆雜可
知雖然光海末年累年諸科皆不唱名反正後時議淨滌宜盡擬
罷榜而只以勢家子弟有入叅其中者遂並累年諸榜更為課試
謂之覆試事極苟且壞損國体無復餘地嘗聞諸外王父廢朝昏
亂 仁廟改玉中外拭目想望太平覆試一事出而人心大失望
自此莫可收拾蔡湖洲即覆試壯元外王父嘗問湖洲曰是時或
有能不赴者乎湖洲荅曰我亦赴孰能有不赴者乎
丙子清虜渡鴨綠三日直至京城都元帥金自點屯兵於兎山客
舍虜欲絕後顧之憂為捕元帥分兵而來自點斥候塘報踈迂未
倫虜兵直至門前而不能覺坐間忽有人傳言虜至墻外矣自點
急起走上衙後山陽坡鄭公以都元帥從事官急麾兵放砲不止
虜從兵門外接戰陽坡急擇善放者列立連放砲手三人作隊一

人蔵藥以進善放者一人受而放之又一人受其砲蔵藥續進爲
發々相繼之法砲聲大震虜不敢逼矢至如雨而我兵皆依窓柱
軒楹而立故矢皆虚落陽坡坐室中督戰有一善放卒頻々露身
於柱邊陽坡厲聲曰彼卒何不隱身頻出柱外言未已其卒中箭
而倒卒若中則又易以他卒半餉相持虜兵死者甚多虜遂退軍
列營圍之陽坡始収兵尋元帥去處上山未半有一裨中矢在地
審之即李公浣之裨公驚惋久之曰李浣死矣令卒持而上去至
自點所李公方據地而痛自點曰計將安出陽坡曰進向三角山
之外有甚道理乎李公曰公試觀之他人之論亦如此矣蓋李公
方主勤王之論而自點難之故爲是言也自點答曰此則豈不是
堂々正論而強弱懸絶若兵出平地相遇則徒糜滅耳不如賔緣
山谷而前進也然爲解圍脱出之計可進將奈何李公浣請召別

将某議之俄而别将某至自點问計别将亦不知所出李公浣曰意或令公之覺悟又何不悟因誦兵書數句曰兵法豈不曰如此如此乎别将悟曰然我當死矣主将豈不脱出乎李公又曰令公又不悟矣若真為之則令公誠死矣若佯為之則令公曷為死哉别将又悟曰然君言是矣盖機事不密則易露於敵人故問答如此也遂定潰圍下山之計至日黒下視虜兵隊〻環聚炊飯而食遂從一面振旗鳴鼓若将引兵向下者然虜兵繞山分營者皆會我兵向下之處以為迎戰之計我軍遂為疑兵益張旗幟及燈籠佯若赴戰元帥諸軍一邉從他方逃去赴戰之卒亦立幟懸燈漸退潰散是時天色向夜我軍從山谷遁去虜遂無可奈何不追元帥諸軍從山岌轉至楊州薇原下城後始還其後自點按律之啓稱不用直向京城之議陽坡常曰我無泄此言之理李浣必不出

口外不知此言從何發也外王父聞當時事於陽坡而傳之兵書
句語初不傳別將李姓外王父傳之而年久忘其名
丙子虜變南漢被圍時夜深後虜作蕩人緣登於南城女墻蓋欲
試守卒之睡覺將進兵陷城也是時守城既久兵疲守弛分堞之
卒皆睡獨有一卒不眠巡城急呼曰內摘奸內摘奸於是守堞卒
皆覺下視之虜以蕩人先之踵而攀堞者如雲我軍急下矢石而
退之盖於蕩人登城之時若一呼賊至衆必驚擾事將不測矣其
人能於倉卒急遽之際慮及於此爲此方便其應變之智足以爲
將而麽於卒伍且終不自言其功故姓名亦不傳無乃智士之韜
晦藏身者歟外王父常言此事曰我國終不知其卒之何人不能
擧而用之安能防虜患乎
丙子虜變　仁廟始入南漢慮　廟社之分張將出城轉向江都

朝議既定 大駕遂發從南門出行未數里 上所乘馬忽立而
不前鞭戰汗出如漿 上大異之遂驚悟還入城虜果進軍圍城
若非此馬禍將不測王者必有神祐豈非天哉 仁廟遂養其馬
於內廐終其身

丙子講和後清汗慮我國之背約欲舉一國剃髮其將俛退力諫
曰朝鮮素重禮義今若剃頭則必生變亂如或負約借我數千兵
即當勦之遂得免若非俛退我國以文物禮義之邦一朝將為削
髮左衽之俗其有功於我國之民者大矣

浦渚趙相國翼丙子以禮曹判書奉 廟社主先入江都公之父
方在龍山既發行公性至孝送 廟社主從間道至龍山訪父所
在回值虜騎充斥不得入江都乘舟至南陽自稱舟師大將指揮
海邊諸邑聚軍住海島尹公棨方為南陽府使公令為運粮差員

輸致軍餉尹公不敢違出往遇賊不屈而死趙公素性忠厚真宗
且有學問雖其臨乱誤事人不以小眚掩大德而 孝廟在江都
以此為憤故其後章甫有俎豆之請 孝廟入謂諸駙馬曰汝輩
歿後亦當為書院趙某之所得汝輩豈不能得乎盖輕侮之也嗚
呼人之所貴乎學問者貴在擇善而固執之也君父一体隨所在
而盡分而已臨乱奉 廟社此人臣之何等大節而其可以尋父
之故而棄之之他哉趙公盖篤於純孝欲其兩全而倉卒之間未
免誤着雖其遭時不幸事不從心而亦坐於擇理不精執之不固
也惜哉

士君子晩節㝡難稚川尹公昉梧陰尹文靖公之長子 宣廟朝
梧陰為平安監司稚川新登第為承文正字 上令掖隷送金帶
于稚川 下教曰傳于爾父稚川遂以金帶納于政院上疏曰恩

賜不由政院臣不敢私受相傳其正直不苟如此光海朝稚川與李判書光庭同受暇往浴溫泉忽聞朝廷有廢母之議李驚憤蹶動咄咄不已曰豈料生而見此倫常之變生丁不辰奈何奈何達夜不寐稚川但答曰誠然更無一事夜寢如常李訣之曰既聞此擧睡何能着稚川答曰我性迷頑故如此及還京廢母廷請已始百官滿庭尹李入來肅拜下吏請入班行李則躑躅依違終不免入叅稚川則衆中厲聲曰我則以病不進錄之睨視朝班穩步而出凶徒側目坐此遠謫蓋大北輩以鈇鉞鼎鑊怖之故如李之稍欲自好者亦不免失身而稚川獨毅然有樹立其剛嚴牢確如此而末年以大臣奉 廟社主入江都自以既奉 廟社主義不宜棄而殉身遂不能死而被執虜陣身名俱蔑外王父常言人年老則氣衰海昌少時氣節卓然而特以篤老志衰誤處以奉 廟社

不敢死伊時若抱　廟社主同入仙源之火則當作何如人　國
家不亡則更立　廟社主何難云云清陰金文正公丁丑大節凛
如日星而末年不免入叅姜獄雖其小眚不足以累大德而亦其
志氣衰邁而然也晩節之難信哉

醫人金萬直嘗随使臣赴燕清國閣老有病邀我國醫診之萬直
屢往從容所謂閣老即丙子入江都之虜將談間每説江都事曰
其時有一老人年八十餘稱汝國相臣被執而來終不屈置於將
校之下輒曰我乃大臣汝輩何敢謾我老不能行步必匍匐往坐
於諸將之上我輩無不笑之欲觀其状輒引置座末又必匍匐坐
上座其時每以為嬉笑故至今不忘萬直帰語許積許曰此是稚
川尹相國昉云

林義州慶業常懷欵節　天朝之志募僧獨步奔問　皇朝獨步

被執淸人事覺淸虜使譬送林公遂脫身逃去潛募死士貰船入
海始則佯若適他所者至洋中拔劒登艫令曰我將放船直入中
原不從令者斬舟人讋伏遂越海入　南朝〻〻敗為淸虜所獲
還送我　國曰此汝國之罪人宜自處之及至　仁廟親鞫蓋當
時壓於淸虜外若重其事而　聖意則哀其志而寔欲原之禁隸
不識　聖意下杖易重一次遂死　仁廟心懷矜惻特下備忘使
讀屍前使知余欲活之意後日　筵中〻朝而歎曰國家可用之
人自爾漸盡亦係於國運為歎

明末淫風日滋男女交合之狀或刻或畫〻者謂之春畫刻者謂
之春意搢紳大夫玩戲而不知恥閭巷之淫佚無可論　仁廟朝
毛文龍在椵島与我國通信來致禮幣其中有象牙春意一事
仁廟下政院以象牙刻男女面目様發作相交之形東方人曾所

未見皆以為文龍以此辱之殊不知唐人玩好之常也　仁廟遂命粉碎之是時朝臣有手執玩之者以此枳塞清路我國風俗之貞潔教化之清明從可知矣昔申三槐從渡行過坡上林春之門有詩曰第五橋頭楊柳斜晩來風日轉清和緗簾十二人如玉青瑣詞臣信馬過此則可謂風流雅麗而猶以此見枳名途其嚴可知　仁孝顯三朝以來儒賢輩出激濁揚清一世頗有昭明之歎矣四五十年之間儒風雅俗掃蕩無餘春西之屬自謂流布士大夫或多傳看而不知其為可愧視當時一看而見塞當如何哉

毛文龍當明末搶掠士女入據海島雖稱羽翼　天朝其實逋逃之雄袁崇煥欲剪除之遣使卑辭厚禮而邀之請與面商軍國事文龍乘單舸感其驕縱而來及到轅門只納文龍拒塞騶從令壯士縛致階下數其罪而斬之椵島遂平袁公此舉只出於為國

除患而其後袁軍門之被禍以此為罪案豈不冤哉

仁廟以聖德受命凡所制立法度皆可為萬世法承 宣廟末年

及昏朝以後黨論瓜分戈戟相尋之後必欲蕩平調劑惟才是用

故六曹百司皆參用南西蓋靖社勳臣皆是西人故西人秉權而

必以南人一員置於各司相與忌憚飭礪不敢容私任賢使能明

習國事遵守舊章不喜變更故雖屢經變亂民賴以寧且任用老

成愛惜名器擢進官秩絕罕亞卿命德之器超遷尤稀喉舌之臣

皆用老人故六承宣無非鬚眉皓白者擇其累年積勞於夙夜者

陞授亞卿 仁祖朝治体如此及至 孝宗朝漸用年少氣銳之

人參毗成風分裂益甚蓋緣 孝廟治法与 先朝少異而然也

如漢之文帝用老武帝喜少帝王規模質文之相乘如此

仁廟末年不幸有宮掖之變姜嬪性度雖不能婉順有未善於處

變者至於以逆　賜死一世人哀其寃故　命下之後臺閣爭之
許久　國家重諫官雖有　成命臺諫爭之則例不奉　傳旨必
待停　啓然後奉行　君命蓋古法然也姜嬪還收之　啓若停
則當死故人不忍停之李相行遠以臺諫挺身停　啓舉世莫不
憐然外曾祖冢宰府君與李止菴行進李副學行遇同里閈相善
昕夕往還故外王父兒時以父執往拜兩公如切近親屬十餘歲
時一日往止菴家副學李公當窓迎謂曰吾兄入相矣蓋副學即
李相之從弟故也外王父徐入座曰此何異哉知之久矣副學曰
汝何以知之荅曰某年某月日後宣不知其入相乎蓋指姜嬪停
啓之日而為言也止菴李公作色曰汝以少兒何敢議長者副
學愀然不樂曰雖小兒之言誠無以為解云
仁祖大王入承大統之後以　禰位空虛勳臣等進　元宗追崇

之説舉世持清議者皆爭之 聖意久不決延平李忠定貴亦以
元勳深主 追崇之論白 上曰臣之親友金長生朴知誡即知
禮之儒臣亦必以 追崇爲合禮意願禮召造朝問而決之金沙
溪朴潛冶兩公造朝沙溪力言其不可朴公深贊其合禮 仁廟
遂行 追崇禮其後擢朴公爲承旨而已更不召用朴公之爲承
旨政院唱道回過閭巷屋隅時顧見之曰呀然開口其喜可知蓋
國俗以山野聘召之人不出爲賢故其出者雖輿僮嘲侮如此習
俗之膠固難解也
梧里李相國元翼嘗與人論栗谷其人稱栗谷喜黨論梧里正色
曰栗谷曷嘗爲黨論其秉心之公平無所偏倚比如人跨據屋脊
呼兩邊人曰善者皆來與我共坐其言如此而梧里少時亦叅斥
栗谷之論時論朋興之際作頹波砥柱信乎難矣雖以梧里之百

鍊精金尚不能免後世黨論所分之際如梧里此等言不可以傳
聞準其虛實而外王父親聞陽坡所傳而言之可知其信然
外王父嘗言吳判書挺一嘗言栗谷之從祀文廟正合士論西人
若只請栗谷則吾輩南人亦豈不從之牛溪則誠不足矣余答曰
公之所見如此則何不直以此立論而隨參於斥栗谷之論耶吳
公曰衆論相驅之際雖有已見何能立幟分析耶實無奈何云
賊适以平安兵使舉兵叛長驅至京師都元帥張玉城晩自平壤
將兵躡其後而不能當其鋒但坐觀而已來陣於弘濟院副元帥
鄭錦南忠信請直擣鞍峴行軍半途玉城慮其孤軍住在山頂适
堅壁不戰則進退維谷急令退軍傳令既至錦南坼見於馬上攝
書入袖中將校來請曰元帥傳令何事錦南曰督諸軍急上山耳
遂揮旗鳴鼓直上鞍嶺益張旗幟鼓角喧闐若將向下适果悉兵

拒之直抵山下仰高臨下之勢既相懸絶是時西風迅急官軍矢
石順風交下适軍上山未半人皆不能開眼官軍鼓譟壓之适軍一
時大潰錦南乗勝長駈遂入都城适敗走至利川其麾下斬适来
獻賊遂平捷書至 大駕將還都而錦南初以安州牧使隨都元
帥勤王故賊平之後欲即還任所人皆勸令迎拜 車駕錦南曰
使賊兵至犯京師 大駕播遷我罪當死今何可晏然若有功者
而迎於路左乎還歸信地以待 朝家處分職分當然遂歸 仁
廟還都下詔召之始入待罪盖賊軍新至疲勞利在堅壁而已知
适之無深謀遠慮其意以為我若進逼彼必来拒我以據高之勢
乗其弊而急擊之可得必勝不幸而彼出於長筭深居堅壁不出
兵拒我〻亦當不計利鈍進而決死其敵愾之忠料敵之智皆人
所難及而畢竟 社稷之再安皆其功也玉城則既以賊遺君又

猶豫遅回幾。兵機敗其罪難赦而反以上將受功甚可笑也

甲子适變 仁廟播遷大駕已發 仁穆大妃住於江上不即前進 上憂悶莫知所措東陽尉申翊聖請於 上曰小臣當進奉 大妃以來遂馳往板橋招洪參判霙語之曰方今賊勢迅急 大駕已發而 大妃殿遅回不發事急矣公須極力周旋 大妃若来即就道則當斬公首而歸 大妃遂發蓋東陽尉之於永安尉年輩相懸而 王家嫡庶之分甚嚴東陽嘗拜貞明公主必以翁主之名直稱某之夫某敢現拜於楹外永安尉常與公主並坐而受之人謂東陽啣之故有此報此殆不然此如上下官體例誠不足怒至於進奉 大妃不如此則誠無以動得此乃申公將略曷謂報小忿哉

朴應犀被鞫時應犀之母方被栲掠應犀縛於鞫廳默聽而自語

曰爾旣害吾母吾亦當害爾毋明日遂上延興府院君寢書終至於殺大君廢 大妃國隨而亡凶徒情狀之叵測有如是者爲人君者亦宜知所戒矣

永安尉洪公嘗於 仁廟動駕時以雲劒入侍所懸貝纓先動朝班 仁廟呼之使前 命進其纓子審之曰此是 先王所懸纓子而不知去處乃在於卿矣盖 仁穆大妃愛而賜之也洪公不覺失色便液俱下

沈相國悅病甚邀古玉鄭公碏診之古玉精於醫術入座便曰吾以爲沈悅乃犯熱也沈相曰吾以爲鄭碏乃扁鵲也聞者齒冷

李相國浣遞統制來拜陽坡曰平生守簡拙輒遭愧忸之境有一相公節扇荅簡稱曰統營節扇例帶鰒魚今無可歎豈不愧忸乎其意雖稱自愧似以其書爲愧之意也

光海朝〻紳多以私逕致進獻者有一相臣鑄鍮罷私獻刻其名於其上以進者蓋欲人主朝夕進御常〻見之而不忘其名也癸亥反正後其罷有出閭閻者人多見之當初刻名入送之時邦知納闕之罷復出而人得以見之耶令人有足代羞

洪判書茂績以南行薦為持平聞綾原大君騎龍頭雕鐙一日詣霜台擇書吏昕由之幹能者五六人皆因其正妻令曰十五日内得其鐙子捉其宮屬以来過限不得則當死洪公甚嚴吏輩會与相約曰此言泄則鐙不可得宜抵死勿泄是時亂後大君或隸馬故吏輩潛自締結宮屬密探大君赴闕時候其入丹鳳门鞍馬騶從待於门外憲吏大辦酒食會於丹鳳门外閭舍盡引其騶從与共會飲只有御者執鞚而立潛伏勇悍者數人截其兩鐙執其御憲吏四五人各戴其四肢奔馳来告洪公詣府中粉碎金鐙搏殺

其御其不畏強禦如此洪公以此著名後官至大冢宰
李相浣判刑曹咸鏡道嚴姓人有與掌令李曾訟田民者嚴直而
李屈李相既決之嚴哥當受決訟之案而累日杳無消息李公已
料其遐方殘民與朝貴下大訟孤立無援必有匿殺掩跡之患乃
募得機警者窺覘李曾家誘捕其兒奴反覆窮詰兒遂畧吐端緒
而猶不詳告公少加刑杖兒云初以酒食誘之終乃殺之使人擔
其踰南城沈於漢江云公入白於 上曰國之所以為國者刑政
綱紀也今者朝紳恣意撲殺訟隻而只以貴勢之故不得正法則
國安得不亡乎此必得屍然後可正其罪臣方搜之若得則臣必
手殺曾是時公見帶訓鍊大將遂發軍卒及坊民盡聚江船多造
鉄鉤如蜘蛛狀蔽江搜得其公出坐江邊將壇与卒約得屍則立
旗不得則偃旗而一船自漢江立旗疾馳而來公起而拍案曰曾

今死矣驗之果是嚴屍公於是多發刑吏軍卒圍曾家捕曾卒斃於獄中朝廷震慄

栗谷以遠接使西出時歷見牛溪栗谷着大緞道袍牛溪正色曰公之所着何太華靡也栗谷曰接待 天使不得不如是及其聯枕錦衾爛然牛溪曰此亦接待 天使耶栗谷但笑而不答（前後稱栗谷處少回護且未詳其宗狀宜更詳）

白沙李公於益齋爲傍孫白沙兒時姆携与遊戲於樹陰下姆放兒深睡兒匍匐將入井姆夢中有一白髮老人神貌魁偉風儀頎秀宛若鉅公様子以杖急叩之姆驚起視之兒將入井急收之其後益齋後孫家晴日晒益齋遺像其姆適見之大驚曰宛然前日夢中所見老人云蓋益齋之於白沙幾百年而冥佑如此可知其精魄之猶存白沙應運而生宜有神明之護持益齋亦間氣宜其

有不隨死而亡者矣
宋泉谷象賢少時夢作一律云天運重回士女殲丙申之禍碧於
藍北歸鈇嶺愁無酒東走金剛喜有盤翠華頻驚遼鶴唳黃巾竟
倒漢靴尖他年待得干戈息吾骨須收瘴海南莫知其所謂壬辰
以東萊府使倭奴猝至先殺守烽軍襲至城下泉谷手書月暈孤
城禦敵無策君臣義重父子恩輕十六字於所把扇使奴間道送
其親庭具朝服北向四拜遂遇害倭人義之斬其刺者書旗上曰
朝鮮忠臣宋某之柩下令軍中護送倭軍見其旗者皆不犯殉節
時泉谷以公服坐椅倭人以鎗刺之麾下申汝櫓及咸興妓妾金
蟾手執左右椅柱同被害其側室李良女被執倭將欲劫之守死
不辱倭人義之倭有節婦源氏女倭人以其義烈之相似與源女
同置嘗有雷震破源女垣墻屋壁李室在咫尺而雷不及倭人驚

異以為夫之所知也出送我國良女常懷泉谷所懸錦貝纓子歸
而獻夫人一世稱其節泉谷之孫多在清州其家所錄如此
成悉判夢井即判書　之子判書航海朝　天經年之後夫人懷
孕判書母夫人不忍斥言但令還歸本家夫人畧不為動還家分
娩生男家人莫不竊疑夫人若無聽也三年後判書始還覲其母
而無其婦判書曰子婦安在母夫人色不豫但嚬蹙不言判書曰
若在其本家速為率来母夫人又曰率来何為判書曰此事甚異
宜並其兒携来母夫人驚曰汝何以知之判書曰在燕京日有異
事已知其生男歸来則當自知之俄而夫人携兒来先解襦係所
懸小紙出示之記某年某月某日夜夢夫婦相會於井中判書亦
出其所記如合符契家人遂釋然名其兒曰夢井茲事盖近恠其
家著之家乘子孫衆多至今傳之為異事

白沙尹公諱暄於余為外高祖為関西伯值丁卯之亂昇平日久邊地空虛虜騎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縱兵屠戮安州以西鷄犬無餘尹公猝當燎毛壓卵之勢計無所出惟以一死報國為意盡焚家財將放火〻藥庫闔家欲同入火中其季子棄菴尹公澄之蒼黃涕泣曰事在急遽徒死無益請輙入山城以為收兵顧後之計如不可為從容就死未為晩也遂扶持力諫得入山城虜至中和即講和其後遂以此成罪卒被慘禍棄菴公痛禍之由已其後上疏自陳有除命皆不拜終身自廢號以棄菴以丁卯以前職名尹注書終其處義卓絶如此

先祖妣自幼就養於祖父母白沙公為関西伯時先王考委禽於平壤國俗例於婚禮後加笄故未行笄禮而遭虜變先燒家產闔家將赴火自焚蒼黃中一老妓扶而哭曰此小姐何忍不加笄而

就死乎遂倉卒作髻而加之先祖妣嘗曰吾曰此加笄爲教老妓背負而出將就死因轉向山城事定朝議持白沙公益愍伊時賊勢迅急如震霆烈火方伯雖手下親兵無暇可聚舉世皆知其無奈而無不爭持高論一人倡之莫敢誰何平生親舊內懷惻惻之心外峻執法之論終被冤禍大抵是時尹氏極盛公之從子海嵩尉新之尚貞惠翁主翁主晝夜號泣於闕庭　仁廟新承大統欲振肅綱紀且不無忌其權勢之意終被其禍淸陰金公時適奉使赴燕歸聞公禍慘然流涕曰我適不在使尹次野冤死可惜其公議可見大抵人臣之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何可以無兵無備强虜鐵騎急於風火而呼吸之間斬首就死爲貴哉如此能效節則誠宜憫其忠而嘉其節　國家之待臣隣何可責其不能徒手就死而戮之以法哉況　國受其禍而終不死則誠有罪矣賊纔過

去而即講和雖欲死將何所據哉
文谷金公之被禍也其子農巖金公昌協含恤隱痛終身遯荒誓死自廢其後數十年之間官至大宗伯而終不起涵游性理之書大成文章之業氣味恬淡和雅襟度清明灑落遨遊山水陶寫性情以自娛爲一世之文章宗匠遂窮餓而終棄養誠有痛迫之情農巖則無節拍而毅然自廢遯世而無悔志節之卓可以廉頑而立懦矣

余嘗聞先君下敎人家〻法之謹厚嚴重者可以垂裕後昆而餘慶蟬聯發勝而無法度者其後寖微洪默齋彥弼其子忍齋暹父子繼相官秩相埒默齋夫人自製朝衣令其子先着而觀其長短忍齋稱古風而自着之其詼諧嘻笑亦可謂好氣象而家法之不嚴可知未聞後嗣之繁昌李貳相尚敎在世時其子判書志完陞

亞卿國俗秩陞從二品然後老者始乘軺車古規年未艾者未嘗乘軒有父兄者尤有所不敢搢紳謹厚家法然也一日婢僕輩有喜色而相告曰吾家少相公今日乘軒車至矣貳相聞之曰吾欲見其乘車之容須乘而直驅至庭判書不敢違及至貳相正色曰汝既喜乘軒宜終日坐勿下命繫於庭樹軺制穹然高而獨輪前後騶從為之軒輊而升降劉任而無人則不可降判書終日俛首坐不敢降自此不敢乘貳相子孫至今蕃衍顯者輩出

先王考嘗言少時往候藥峰徐判書渻藥峰欲作書命取硯來其胤子右相景雨危坐侍側是時官已頂玉僚多使令不替人即起自取於外而進之可見其家法之美為教

趙監司廷虎與梁平山應洛交誼至密世稱梁趙梁公先沒趙公每分祿俸終身不替趙公於余高祖晉山府君亦為石交高祖下

世後亦分俸不廢出於先祖考昭記
樂靜趙公錫胤觀察使廷虎之子也觀察退居黔川樂靜少時因
事入京是日適大風觀察隣居士人日晩自津頭還直至觀察家
顔色慘然入門急告曰吾亦向京至鷺梁津遇令子是時風浪接
天爭渡者如城令郎先登舟未半渡船欹如箕出沒波濤終至全
船敗沒望見心膽墜地急回以告觀察方與客對碁顔色不變略
無驚意徐曰吾子非溺死者無慮也其人頓足曰吾旣目見其登
舟又目見其覆沒寧不驚心公何不動觀察終不變曰初雖登舟
危則必降吾決知吾子非溺死者君勿太驚其人累言不已觀察
着棋如故居無何樂靜入來觀察問之對曰風波可畏自度而返
其人錯愕樂靜曰君之慮信然初果登舟量其波勢必難利涉故
即下船其船果覆人海中只見其登舟未及見下船而然也噫曾

子亞聖殺人暴行亞聖之於暴行相距遠矣不信宜矣登舟遇風
人事之適然而終不動何其操身飭行之美已能見孚於父兄而
況有遠大之期故斷然不以為疑可謂父子之知己也
延陽李公時白嘗種白牧丹佳品 仁廟遣中使求之延陽對中
使垂淚曰老臣畜此無益之物至使 聖上有無益之求其貽累
聖德實由老臣之罪也仍手自破碎 洪判決事萬恢嘗有棕櫚一
盆 肅廟求之判決辭而不進
仙源金相國尚容林塘鄭相國維吉之外孫氣度雍容和厚与林
塘之孫知敦亭鄭公廣成為內外兄弟知敦少時侍水竹
可見知敦曰我則見聖人水竹笑問之對曰尚容氏
兄即聖人云年相若弟兄之間其愛慕欽服如此則其氣象之仁
厚溫粹蓋可見矣其為銓長請札旁午無不應答詳盡其弟尚宓

為守宰親舊之請簡者皆從而與之其弟言兄札頻煩不暇應接何不節損仙源曰人請抵汝書将以為不相識而防之乎其仁厚如此而終能臨乱效命大節卓然可謂剛柔兼備矣

浦渚趙公少居廣州鷗浦貧不能具鞍馬嘗入城赴舉身載紫牛而行入城遇判事而前導呼喝不已因搶到橋下盖判事未陞堂上遇者不下馬而以傔從未冠而愚悖者挾按籠前導遇鄉客則困之故也公側卧泥水中不即起但睨視曰我亦不免為口腹之累何乃困之少無憤戾之色有過去吏胥見之而驚自入溝中扶之曰郎君氣象可以作相矣遂携往其家舍之云

仙源金公清風溪太古亭在仁王山下一日有人往拜公顏色殊不怡客問之仙源曰居在山底為辱輒多今日四山監役巡山以家後有把松禁棰笞家僮而去矣其時國綱之嚴可知微末小官

能推治相公家奴僕此盛時法立之效也近日則雖名官僕隸犯
科而法司不能伸其法况以監役小官而敢捶相國家奴子哉
李相國浣為捕盜大将時行過生鮮街忽流眄而過既歸命遣将
校中善偵察者語之曰生鮮街上有異常賊廿日内詗探捉来過
限則死将校聽令而出茫然如捕風日往其近地以金帛酒食交
結酒徒坐市肆愽奕終日杳不可得每愽奕罷輒太息往往心不
在愽亦黙無所言過十餘日益無蹤跡一日愽罷忽然垂淚市人
相親者問曰君飲酒愽奕豪俠自任而近觀君貌往往唏噓心不
在愽固已恠之今又垂淚必有以也願聞之将校具以告曰吾既
承将命不得則死死固不足惜但有老母在是以悲耳市人曰此
果有形跡非常之人有時往来是肆間已數年終日無所為能善
衣善食其人常往来壽真洞君可迹之将校如其言偵伺壽真坊

探之得土室於窮源處夜候其入捕之室中無他物但有朝經數
負而已將校遂縛而來告其人塞口無所言但曰速殺我李公使
以蒙索密縛一身以泥土塗而殺之蓋外國人來探國事者也
顯廟温幸時李相浣以訓鍊大將前驅按軍徐行 顯廟煩懣不
能忍耐車駕欲馳驟而前驅按塞不進 上在輦命召訓將不至
再召亦不至 上怒曰李浣將叛耶何為不至侍臣有白 上者
曰此是軍行軍中例不用口語 殿下召上將不發標信只以口
語如呼陪從之臣李浣知兵法故不至也 上始命宣傳官持標
信召之李浣始入来 上曰吾病有火崇欲前進而御按軍徐行
令人不耐須臾對曰兵法吉行日五十里今日未午已行四十里
步卒尚有顛仆者 下教雖如此不敢承 命終不變其行師之
度旗鼓肅穆部伍齊整外王父嘗言 肅廟朝陵幸時閔武篇郊

從東門還宮　上策馬驟馳是時申判書汝哲為訓錬大將率兵前驅前軍戲於馬前行列不成卒伍多顛陪後諸臣躍馬疾馳面無人色及至闕下余語申公曰今日　幸行不成舉措其責實在於令公曰誦李相故事申公嘆曰古人未知何為而能如此今日之事無可奈何云外王父嘗言李公雖出於前代足以為名人云云誠非申公所能及雖然賢才亦係於人君之用舍耳
顯廟朝筵中語李相浣曰丙子之事予不能知卿為予詳陳其時事李公起拜語及其時事不覺涕淚如泉嗚咽不成語　上為之怵惕嗟惋遂命勿言李公丙子後將兵從清虜為援嘗圍寧遠衛戰罷有一人着毛冠及藍大緞道袍持戟行於戰場點檢積屍清汗顧左右曰誰能捕此虜下壯士一人馳馬揮鎗而出未及合其人刺而倒下清汗麾下壯士數人憤忿馳出其人又皆刺殺之四

五人猶出亦如之汗既失壯士累人曰此是無人之勇不可學錄
令勿復出其人累翻積尸向晚得一屍抱於馬上痛哭而歸似是
其父子兄弟之親戰死而收屍也行過山隅忽有放砲一聲其人
墜死李公晚年雖當食每念此事輒投匙流涕其忠憤如此
清汗每恐喝北虜之倔強者輒曰吾當取朝鮮小砲盡殲之其與
皇明戰凡掃蕩諸郡輒携我國兵到處勝捷錦州衛戰罷有一人
立於城上呼曰高麗汝何忍為此汝國皆　神宗皇帝再造之恩
豈忍助虜殺我乎語未終放砲一聲其人遂蹶千載之下足令忠
臣義士流涕慷慨也

李相浣鷄林府院君守一之子鷄林為平安兵使時李相從焉嘗
射獵深山中日暮至山谷中有茅屋靜洒有一少女靚粧獨居公問
何為獨居此深山之中其女曰吾夫出獵故獨守空閨耳公仍與

狎焉與之共宿夜半有一人携一鹿而來縛公將殺之公被縛而
徐曰看汝亦非庸人乃以一女子殺壯士耶其人熟視之解縛與
之坐令其女煖酒炙肉而共飲之曰大冤不能用於世落拓山谷
中後十餘年君當將兵関西而我陷死罪須念今日之恩而活我
也其後公爲平安兵使有一囚仰首呼曰公不記前約而殺我耶
公諦視之即其人遂宥之
甲子李适以平安兵使起兵犯京師震動平日与适相識者皆因
之其殺甚多而初非有干連者只是危疑之際或慮其相應有變
也及适兵漸逼 大駕去邠向公州臨發金昇平瑬蔵其囚者盡
斬之至今以甲子乱斬爲至冤極痛外王父常言昇平之無後必
由於甲子乱斬爲敎
甲子适變 大駕南巡石門李判書景稷爲水原府使扈駕行公

書生踈於兵事凡軍中斥候偵探等師行諸務皆漠然無所措置殆不成樣 仁廟大怒將斬之諸臣亦無辭可救末乃言於 上曰景稷曾使日本威信著於倭奴今若賊勢猖獗兵連禍結則日後將有請援島倭之舉此則非景稷不可今不可遽斬也 上乃止命削職以白衣從軍我 朝崇儒術士君子平居不講兵械臨急失措自是通患雖以李公之才猶蹈危禍仕宦者不可不戒

李同知惟保無鬚髯類宦者嘗造白沙李公座起去坐客有一適儒請於白沙曰賊生之出入公之門下御竪不淺今座上有不當坐之人殊失所望白沙笑曰如君年少輩認作如此誠有然者然而此璫誠是異常之璫因舉石門白軒二公名曰此璫能生某〻丙子豈非異璫哉聞者齒冷

白軒李相國景奭天資忠信和厚一見可知其誠篤君子性至孝

每入庿雖晩年輒流涕應事接物誠意藹然不事修飾嘗爲祈雨祭獻官罷還了無雨意李公具朝服上家後園林伏於烈日中潜心默禱石門公即白軒之兄適來到問公安在家人具以告石門性豪俊不羈聞而大笑自至園林蹴起之曰天聽甚高安知朝鮮國有李某乎

白軒李公有厚德嘗隱惡而揚善務爲掩匿覆蓋有一京武都事以儒校生考講事將出巡列邑而來辭公曰鄉谷窮生一落考講輒入軍役試官雖務高峻在渠寃爲矜惻賢須勿太高其規俾無寃枉都事曰史略初卷亦不通曉者安得不沙汰乎公曰不然史略初卷達通豈不難哉賢之能曉達無疑吾未之信也都事曰某雖不學史略初卷豈不知之乎公曰未易言也即命左右取來手指以問曰舜子商均不肖舜有二妃商均是娥皇之子乎女英之

子乎都事曰上古玄遠之事如是窮問何由知乎公曰遼古之事
若無出處則未詳宜矣若見於古書而未能達則豈非不通乎商
均之為女英子出於傳記而賢未之見耳又指紂始為象箸曰箸
者何物此似是禮記所謂飯黍無以箸之箸耳公曰非也箸酒罇
也所以與王杯對耳然故未言也其愛物之心多類此
外王父嘗言少時吾為奉常寺直長白軒李公為都提擧余為稟
官事造謁太學會國家祭享公語及祭酒問祭酒所用何酒吾答
曰即常例所釀之酒李公曰何不用方文酒盖方文酒即我國搢
紳家通行之酒而以別方造釀与所謂常酒有異也余答曰方文
酒即閭閻別味私家雖通用　朝家享祀當用常法所釀事理不
可用別味況自古通行之酒今不可輕改白軒言下大悟嘖〻稱
善曰其言是矣〻〻〻〻吾誤矣去後謂傍人曰其人有學相見

識云盖李公初不深思而偶言之悟其非而謝之

白軒李公以相臣掌試合考時有一券方在當取而見其句中有違格以便面張而置諸券上是時 朝廷紀律頗嚴試券之置命官前者他試官不敢迭抽而觀之故違格之句能不露而見取公之愛文匿瑕樂成人美如此

李公正輿白江李相國敬輿之兄也其大人曰李司諫綏祿有狂疾不知晝夜狂奔疾走或越人屋宇或超過城闉病人則其氣迅勇能不致傷正輿晝夜奔走不計顛墜跌傷而竭力隨行終至致病而沒世稱其至孝而悲之白江則知其必死而不敢隨行雖有憾於其兄終能保身立名以顯父母孝之大者未知何者為是

李相山海土亭李公之菡之從子也李有一女常以其叔父之有藻鑑請留意擇婿一日土亭曰汝每要我擇婿而未得其人昨日

路遇一人駄載家藏彛鼎器用之屬載小兒其上其父母以賤裝
隨其後觀其兒似為國器吾思汝托覘其去處入於某坊某家似
是士族貧不能居鄉欲依於京洛親戚而來者耳李曰叔父雖有
教必待吾眼而決之明日尋其家問之主人曰果有在鄉親戚窮
而來歸方借廊舍耳李請見主人送其上服俄而出來鄉曲窮生
借着他衣頗野朴跙踖李曰聞君有子願一見之其子始出拜即
八九歲豎子衣服蒙茸舉止撤擲李一見奇之請與為婚是時李
已位躋卿列其人驚惶謝不敢當李歸問於士亭曰其兒總已尋
見誠如叔父高見雖然未知其做得幾何士亭曰作相則似先於
汝之年矣其兒即漢陰李公果如其言其後三十二作相枚卜少
於李相云

李相山海素以識鑑名松江鄭相澈有女求婚嘗問李相曰公有

人鑑亦嘗見兒少中有遠到者否李曰吾嘗見一兒必為國器但與公氣象絶異公若見之則必不取如欲只信吾言勿尋見而為婚則吾當言之因以楸灘吳相國允謙對其後松江果尋見以為器局低微而不取蓋楸灘天資温粹如玉已自少時儀度端雅儼若成人而松江風度俊邁故嫌其欠發揚氣象也楸灘四十不第以平康縣監至京病作是時月沙為知申例兼内醫院楸灘送人求藥月沙適與都提擧領相李山海開衙聞楸灘求藥因白諸曰某乃以我謂當用藥而求之耶因以不敢私用不得相副之意答之蓋太醫院只為 御藥故雖主管者不敢私用也李已剌聞吳平康之言曰令取其藥錄鋪於几上招醫官亟出藥料手自點閱招來人給送曰副提擧令公不敢私用故我自送之須進服療病善自保重月沙心驗之問曰相公曾知吳某乎李曰吾固無分兒

時吾嘗一見知其大器異時必為國之楨幹 國家豈可以此藥
易此人耶吾之為此為國非為私也際以未冠時一見已卜其必
貴及其四十不達而尚能自信而不疑可謂善相士矣
我國士大夫与中國異中國則天下之人各隨其才入仕於天子
之國散在千万里外有官則為簪纓無祿則為匹庶公卿之子為
庶人庶人之子為公卿我國則不然幅員既狹名分已定自羅麗
以來相傳為士族者世々傳襲雖無官者与卿相無間有若秦封
識宜勿論貴賤与國家同休戚曾於 孝宗朝筵臣有言內局藥
材自是御用事体至重而士大夫輒多求用官貨亦多酬應事甚
未安請禁之 上曰藥料珍貴者非內局何以覔得國家之多積
藥料大內所用幾何餘者將何用哉本欲与士大夫共之之意也
何用禁之誠聖人之言也士大夫聞此當不知死所矣

孝廟賓天尤菴執禮治喪陽坡以首相當國 國恤初日分付長
生殿使之急具付板梓宮一部人莫知其意尤菴以爲殮殯之節
不敢堅束兩手如常時拱揖之狀左右廣濶長生殿平日治椑比
人臣家棺材皆極廣濶而無可容者畢竟用付板梓宮懸陽坡初
日已料其有此事預治以待宋公事早已料量故也人服其通敏
大抵人雖有才識無應猝之敏先機之智無可用屢驗良然
同春嘗於筵席盛陳奢侈之弊時俗婦女錦緞之飾太濫請禁之
其後有一士大夫家婚會婦女錦繡之服紛然輝暎同春之女適
追至座中諸人皆畏懼盡入室中更衣而出既而同春之女入坐
錦綉珠翠炫煌人目比他人一倍於是諸婦女皆笑曰同春宅奢
侈尤甚我輩何爲改服遂還服錦衣儒賢之不先正家欲矯俗弊
亦極憮然但世俗奢侈之弊日加月增至於今日而極矣嬪女輩

如欲赴會則前期費百金必造上品錦衣一往來後更不着後有
宴會則亦如之若非上品初不往其他中外衣服飲食器用奢侈
之弊罔有紀極生民日就顛連士夫日極奢侈耳目熟習不自覺
知未知若此而至於何境也
嶺南上道諸邑自古極擇名閥列錄成案謂之鄕案先入者圈點
點滿許入然後始得參錄謂之許參其法至為嚴峻必擇其父母
妻三鄕門閥而許入安東尤嚴鄭相國琢安東人官至大司馬而
不得入參適會安東鄕籍中人為兵曹郎官自初枳鄭者適落講
為軍上番入京鄭招謂郎官曰某人塞我鄕參今聞以軍籍上番
云君試圖我鄕參否郎官与其人善即携酒往見留宿為歡酒闌
曰君曾塞吾判相於鄕籍今官位已隆許入何如其人搖首曰鄭
琢豈兩班乎且柳西厓官至大冢宰後始入鄕錄喜動顏色云其

嚴可知夫主鄕論枳人者何等門閥而落講則不免於充丁吏兵
判何等地位而家世不足則見枳於鄕係祖宗朝法綱之畢擧風
俗之不尙有如是者其視今日剛吐柔茹視公器如私物何如
徐承旨益爲安東府使時安東既嚴於鄕案而府中鄕任皆從鄕
案中極擇塡差是時金鶴峰誠一之父方爲座首鶴峰以玉堂歸覲
呈告下鄕入見府使徐公曰某日即家君晬辰欲以酒饌奉壽若
蒙城主光臨則幸矣盖嶺南官民之分截嚴徐於鶴峰雖是親友
凡於拜見言語之節地分甚絶至於鄕任則平日等級尤嚴而徐
公對鶴峰坦然若平日回曰尊丈壽席我何敢不往其日別設高
座於主壁徐公酒闌鶴峰之父告于徐公曰今蒙城主光臨愚心
最樂老夫請自歌而侑觴歌畢而進觴徐亦歡然稱謝曰尊丈有
教敢不惟命執酌而坐待其唱曲鶴峰坐於末席翻然而起趍而

進跪於其父之前曰今日誠樂矣郎某 王妃國忌唱歌終覺未
安請勿唱盖遠代國忌也徐聞其言瞪目熟視呼座首曰金座首
君之子極椎物吾不可飮此酒投酌起去鶴峯性清直嚴於禮防
雖曰過於謹嚴此何至於罵座而徐有氣岸且於俗眼認為古怪
故如此

許草堂曄有児奴文才絶人許惜之潜自出送使之讀書登第盖
我國之規賤人不許赴擧故也十餘年後許為禮曹叅判時有一
禮曹郎官来拜職其無客延下跪伏於庭曰小人即某也許亟止
之命使上堂曰此後須以相親人往来門下勿露形跡但戒子孫
切令與吾家子孫結婚可也囙曰許鎬淂無知乎

月沙李相國以 國家宗系辨誣事奉使朝 天是時天将李如
松以遼東提督駐遼李公東征時月沙既有宿分且聞李公之第

如柏方任禮部侍郎適奉使出關月沙遂入見提督請曰我國使事係於禮部願老爺托於侍郎老爺速賜裁決李曰諾月沙遂留數日待之及如柏至提督以藩臣禮出迎道左如柏坐車中自如目不瞬按轡而過及至遼府之翌日月沙入見提督復申其請李公命召如柏月沙意其入來當有威儀儼而如柏着小帽子手持一篇杳然立於轅門之內李公使之前如柏趨而進跪於床下李公曰朝鮮使臣事係禮部須速稟裁以送如柏但俯首唯唯而去蓋如柏提督之庶弟其等分之截然如此庶見不敢着公服小帽子賤者之服持篇卽所以執掃除之役賤者見貴人之禮也往者成進士璟庶派而能文嘗來拜外王父道此事又言 皇朝有一親王新封就國其車馬旌旗之屬連亘數十里有一秀才騎小騾從山谷中出來親王下輦立於路傍秀才至親王納拜惟謹坐語

良父秀才辭去親王拜送之節益恭待其山迴不見然後乃敢登
車而去蓋親王雖地近而官尊庶孽也秀才雖疏戚嫡派也成因
慨然自言我國用人亦如上國不問於嫡庶貴賤則庶孽之辱事
嫡派雖如奴隷何傷云
晩沙沈相之源丙子虜亂將入江都聞　大駕入南漢改路向南
漢未至城門十里遇李玄洲昭漢言　大駕方向江都今方出城
沈公遂回路不入　仁廟還入城虜遂充斥所以致南漢江都皆不
得入其後晩沙論趙判書啓遠趙公自卞之疏至擧此事其所構
罪有若忘君負國臨亂逃避者然云云其乘憤不擇發如此
右相鄭公維城少時以史官傳諭於鶴谷洪公諭畢洪公設酒饌
待之挽與穩話酒闌洪公曰我誠流俗宰相雖不能砥礪亦不至
於貪饕君之直以墨相書之於史記則過矣蓋鄭公以翰林書洪

公事時人謂之墨相洪公曰人間之故有此戲也
許眉叟穆以儒相赴 朝有人往拜而來見趙滄江涑滄江問曰
許相作何事答曰方拈鞍匠補鞍滄江曰其意必曰所為之事豈
有匿於人者云而便液涕唾何必示於人
沈判尹之湨嘗奉使水路朝 天往返無恙還到長淵下陸處船
將到泊舟中人之眷屬千百為群來迎水次相与賀其善返船上
人亦遥相呼語歡聲如雷船未及岸尋丈忽有大風起自船頭退
飛如箭直向天水相接處杳茫恍惚莫知所之風勢迅急晝夜不
止者凡十五日篙師坐船頭遥望天際黑雲一點忽然大呌一聲
曰人將盡死矣急下船艣以斧斫斷帆索而落之俄而大颷猝然
遂至即回船掛帆急勢如前窮日夜不止者又十五日始至長淵
下陸處能免渰沒之患其事甚異沈公少從其兄弟之名又從水

遏字命名之滇亦其前定耶
沈判尹之滇與潛谷金公堉相友善潛谷之孫息菴金相錫胄孩提時潛谷每置膝上戱之曰君必為此兒下官其後潛谷之子歸隱金公佐明判兵曹時沈公為郎官息菴判兵曹時沈公年將八十為兵曹叅判卒如其言歷路沈淪歷人之三世而為下僚則其壽可知其視早顯驟貴未享壽考未知何者為勝必有能辨之者況秉權執政移山轉海卒罹禍網身膏斧礩則與貧賤而考終者亦不可同日論又況通籍朝班与世相忘投閒置散晚致金緋黃耇無疆優游而卒歲者尤如何哉

潛谷金公少也貧居困頓為農於加平潛谷其自號以此也親採耒耜雜於野老東陽尉樂全申公翊聖受暇康遊遍踏金剛素与金公友善為之歷訪時金公方畊于野駙馬一行卒至蓬蓽生輝

夫人使人持冠服告于野次金公笑曰彼既知我畊田衣冠何為
遂負耒耟牛而歸濯涅川上而入坐申公歡若平生宿留為穩
是日夫人分娩生男貧無飯米申公自行中覓納米藿魚肉之屬
申公素精推命自審其産時而推之曰此兒可至兵曹判書我有
幼女請為婚姻即歸隱金公也潛谷晩際　孝廟遭遇既隆終做
大事業拯民於水火之中其法能百年無弊慶溢孫支誕育　聖
后赫世公卿曾玄如林百年無替有以也金公以少時耕田衣服
藏之篋笥及其富貴隆赫之後每見家人侈靡之習輒出而視之
云東平都尉鄭公嘗言親見潛谷家三世兒時每往拜潛谷以柳
笓野棗栗饋之晩年易以鍮笓逮夫歸隱清城乃易銀笓云
我國近世無權臣惟金清城遭遇休明既有寧　社之功廿年秉
國富貴薰天偏裨幕屬化為戎閫部曲傔從皆沾祿位其奴廣坑

大起甲第閫師以下奔走拜跪苞苴絡續饋遺紛紜可謂有權臣
氣習而若此之於紫綬金章左右趨同即是蒼頭奴風斯下矣所
謂麽先亦汎之於馮子都秦宮寒乞兒也國有大小之別權臣亦
豈無大小之異哉偏方小國之人分福既小範圍亦狭規模亦瑣
眼目又眇然矣乃以此欲圖占數十年功名冨貴有何加損於一
身之朝夕一盂飯冬夏一裘葛而息菴以何等文章何等智略沉
醉冨貴迷而不悟終身履畏一夜十徙至於身後亦不能保其一
子將欲何為頭從赤松子遊何其難哉雖然息菴之功名冨貴自
是東國百年以来所未有也或有一生所成就一資半級而亦不
免身罹禍網者其視清誠豈不尤可哀哉

沉器遠之謀逆也黄瀷李元老夜往見綾川仁厚家綾川將出見
其妾止之曰老爺何不思之甚也深夜武士請見未知何事是宜

招集入直將校軍兵咸陳威儀而見之綾川悟遂如其言盡召軍校然後出見灝元老遂告變綾川遂縛兩人而赴 闕世咸傳尙人力士意在前除大將而往見其兵威盛張遂告變云夫然則若非其妾將不免矣其亦女之有智者也

汾厓申判書最初登第爲假注書嘗入對前席筵前史官之入侍者手持小冊子隨聞記事伊日申公運筆如飛手不停寫筵對諸臣莫不嘖嘖稱記事之善咸歸才敏及出會坐閤門外白軒李公愛其才擧手曰君以新進才華之盛如此他日所就何可量也願一奉玩申公壓坐咫尺無以可辭即奉進其冊子李公披覽無他語皆雜詩唐音絶句蓋其意前席倉卒之際猝難歷記諸臣所達之語故佯若劄記而寔戲筆以掩人目以延時晷而欲追問諸臣而記之之意也李公覽畢但稱善坐中諸臣有請傳玩者李公

曰良工不示人以璞未成篇何必見之即還于申公申公之詼諧
玩世已自少時如此李公之忠厚掩覆不露人短尤可尚也
汾厓申公好詼諧頗頗玩世　肅廟朝三事有缺有一宰拜相之
說盛行於世而其人人臣外也是時申公方為戶判　上有明朝
大臣命招卜相之　命申公方坐衙度支亟令人待候於領相金
公壽恒之家如有尊客之來使即告知俄而來言某宰來矣申公
即屏去文簿命駕往見領相坐定申公曰今日小人竊有仰告之
事來拜矣金公曰何事曰大監試着小人小人家世不至寒微才
望不居人下雖無文名亦足以自用爵秩方在孤卿之列今聞有
卜相之　命願得入參於擬望之末金公笑曰大監官位我何年
輩我何而至今尚好詼諧不俟無似忝在大臣之列坐中又有崇
宰有同朝廷遽作戲劇之言以相侮弄殊甚未安申公拱手稱謝

曰小人出於宗情冒死仰請大監不欲施行歸之訴諧誠可悶金
公含笑不答申公曰大監之意卜相重大不可干請而得耶然則
請辭退仍起作禮回顧其寧曰君亦聽相公所教卜相不可干請
得之云宜同我退去遂起去是時其寧以此沮止其後入相
汾厓為知申時鄭維岳為承旨同在政院有客識鄭者來見鄭談
間曰近日無筆如有院中所分者須分惠也鄭曰近無所得奈何
申公瞪目熟視良久曰吾雖與客無分昨日院中分筆百枚我有
所儲請餉之曰啓篋以百柄所封全數与之鄭面如土色
陽坡鄭公太和先君知敦寧諱廣成即余外王父東山尹忠正公
外祖也敦朴剛嚴數十年退老水原桑阜村陽坡以長子身為上
相佩國安危數十年陽坡長子叅議公載岱晉侍左右動靜致養
公性儉素所覆木綿衾年久弊甚嘗語叅議公曰吾身後小歛當用

此僉所坐褥弊則移坐一過令婢補綻教子孫甚嚴其仲子左議政敎和為関西伯往辭為適當秋穫公曰汝兄有子晉行汝無子宜往看收穫議政公不敢辭張盖蘢上終日坐檢不怠至今稱為美事敦寧公福履俱全長子為領議政次子為京畿監司時第三子叅判萬和登第陽坡將率其弟新恩及第歸覲水原上相出則道臣例當陪行書於朝紙曰領議政覲親事水原地出去京畿監司鄭某領議政陪行事出去兄弟三人一時簪花我國每於慶筵雖官尊者輒呼而進退之是日敦寧公雖遇膝下之慶儼然不色喜他人不敢呼出上相有一家側室性慧者曰今日雖領議政安可不進退乎人無呼者我當呼之仍高聲曰領議政呼新來陽坡遂俛首趍而進其榮耀盛滿如此其後近百年世襲卿相子孫蕃昌冠冕綿延此皆敦寧公家法謹嚴勤儉世守無墜之效也

世之爵祿隆盛光耀一時者不善居寵則已於其身親見敗亡甚
者誅夷刑戮身敗家亡雖不至於是者數世連居顯職者蓋鮮矣
雖有之或退居田野或不秉權要者能之若世執　國命權勢薰
灼者未有不終底敗亡何則古語曰貴不与驕期而驕自至富不
与侈期而侈自至人必有大見識大力量能免於此常人之情貴
則驕富則侈驕侈則必亡自然之理也世之富貴者若是大見識
大力量便足以致君堯舜登一世於熙皞之域此豈可易言哉後
世則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亂日之富貴者皆是驕侈放恣招權倚
勢之類如是而不覆亡者未之有也東萊之鄭數百年世保爵祿
至于今連亘不絶文翼公之孫林塘林塘之子水竹姪芝衍孫陽
坡兄弟及知和陽坡之子載嵩相繼入相七世八公漢之袁楊所
不及可謂盛矣而終無一人及禍者子孫衆多無不富饒其能善

保富貴而不替　國朝以來縉紳家所未有也大抵保身保家垂
裕後昆之道無過於老子之道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
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天下有三寶曰慈曰儉
曰不敢為天下先此皆老氏之旨訣鄭氏家法盖得老氏之深者
而世守勿失此所以善於持滿而不敗者也外王考嘗言曾見陽
坡公有書諸座右曰言不可道盡事不可做盡福不可享盡留有
餘不盡之言以養身氣留有餘不盡之事以待後人留有餘不盡之
福以遺子孫吾嘗問曰此何人語也陽坡答曰不知何人語而自
先代書諸座右者故吾亦書之云云老氏之學全是私之一字雖
與吾儒有異亦是古人所謂至道而久無弊者況秦漢以後老氏
之道盈天下至今累千年為老氏世界古來英雄賢智之士無一
淂脫其圈套者亦可見其道之無所不包也

自　孝廟以後山人戚里詆排各立仇隙日深外王考嘗言靜觀齋李公端相論戚里隧道事嘗侍陽坡語及此事曰山人戚里之怨至於此極難望更合陽坡笑曰天下之事變無窮誠有不可知者安知日後山人戚里離而復合更有翕然無間之時乎其後果如其言世事之不可知者如此爲教

陽坡久秉國鈞蓋深知天下之勢必有伊周之臣遇堯舜之君然後可行其道後世臣既無伊周何可責其君以堯舜雖有賢才苟無契合之昭融而妄有所作爲則事不成而先受其禍陽坡之意深有見於此故連相　仁孝顯三朝數十年身珮國家安危多靜而少動有守而無變弘而納汚重以鎮物有才而不敢用有智而不敢盡但於國家關係之最重事物之可爲者時出其餘而應之亦不自有其功山野之人目之以固位縉紳之士疑之以伴食雖

然遂才遠器國賴而安陰功厚澤民受其利如泰山喬岳雖無運
動之跡而人蒙潤而不知昔嘗聞先君子所教曾在 孝顯之際
先君每退朝憂形於色歎咤不已曰國事如此危亡無日為之食
息不寧自今觀之 孝顯之世自是治平之日若觀今日其憂尤
當如何誠如先君子之言非但比今日為治平之世 仁孝顯三
朝寔是小康之日豈非輔相之功哉
陽坡為平安監司時朝廷募僧獨步從水路奔問 明朝令閔西
給送三百石遂以順字船載送一邊潛修狀本入送瀋陽仰達于
東宮曰某月某日順字船稅米三百斛失之洋中似為水賊所取
請聞見於沿邊云云居無何其船為清虜所捉審其船形字號米
斛正是朝鮮之物清汗大怒召世子大君責之曰汝國必是潛通
明朝事將不測 世子遂言前日有道臣狀達論此事者請出而

考見遂搜得其状本以示胡汗其字號及石數正合状本所達汗以為果是水賊所竊置而不問其消患於未萌多類此

陽坡凡於四方物情閭巷動静随事洞知舉世以為神智人莫測其端倪而宗無他竒術多結閭閻有智慮可信人為心腹常時来嘗頻頻及門毎暁鍾後其人輩連續来謁毎招一人入卧内与語各随其所聞見輙告閭里事情一人出又招一人如是陸續天未明皆散去晝無至者此其所以深得中外事情而来者皆得其人故聞見得宗門庭不雜此則聞之伯舅判官公

宋尤菴屢被禮召以右相赴朝時陽坡為上相尤菴造焉与議庙謨是時　孝廟方鋭意復讐尤菴詳論北伐之策凡治兵繕甲粮餉器械反復區劃若可以有為者陽坡与之酬酢随問随答亹亹不已尤菴去後傍人問曰今日所謂復讐雪恥都是虚言耶上下

之所知公豈不諒而俄聞公与右相酬酢之語有若實有可爲之
勢而縷々辨論其必不可成之事何也陽坡答曰方今　聖上聰
名儒相艱辛造朝儒相之出只秉復讐之義若直以事勢之決不
可成隨事防塞則儒相必以爲俗流當國沮戲大事而拂然還山
則傷　聖王必致之意而只成其藉口之資此吾所以雖知其難
成而未免邑酬應者也
陽坡仲子義谷鄭右相載嵩聰悟絶人以明經登第而至老洞誦
經書不錯一字一家少年每請學則披書內外誦而教之曰輯註
某氏之言如此小註某々之言如此云々毫髮不差嘗曰吾之明
經根不給少輩平日耳所聽目所見輒不忘故縉紳家生日忌日
無不知者其爲戶曹判書度支事務如絲如麻雖絶世聰明難於
領略而公獨摠攬無遺且能深於物價事情不漏錙銖而亦未嘗

深刻務歸的當洞達物理深通人情至今稱為近世度支長無過於此云

外王父嘗言内兄鄭相國為度支時有屬司文牒以年例請得者鄭兄呼吏語之曰此文報似是前日来呈已如數出給某月間文書考出以来吏趍出吾既詳知此兄聰明絶人故回曰其牒之某日来呈幾何出給公既了然知之而何不直以為言令吏考其簿鄭兄曰凡吾聰明所及者示之於吏胥則吾所不知處吏能窺測不如按簿據案而論斷之為愈也余深服其識量之精確鄭相即義谷公而於外王父為内兄也

義谷為度支時鍾閣失火必於其日懸鍾可以趂夕鳴鍾 廟堂諸公莫不悶塞罔知所措鄭公曰此是度支之任豈以擧一國之力廢夕鍾乎此則我自當之諸公勿憂也凡係有司之任各自主

管責應者加意來供遂自親往督急鳩公私所儲材木招集百工

督令各司未終日而成未夕而鍾巳懸矣

義谷鄭相當巳巳廢　妃之日先巳退居廣州見變亟搆䟽使家

人直呈政院巳後於禁令之下兄弟之在京還推不呈公常以此

為平生至恨外王父亦於是年春退居安山聞變後急搆䟽直呈

又以禁令不得入其䟽辭嚴正直切若入則必有大禍公期被大

何結束以待終以未徹天聽為恨

鄭相知和陽坡從弟無相逕而致位三事少時以其相貌之豊碩

人有言於陽坡曰禮卿亦當作相云如何陽坡曰禮卿相則相矣

禮卿而相則國事當如何哉為之長吁禮卿鄭相表德

外王父自少常有遯世獨立之志縣以時世巳不可為也是以未

釋褐時巳造東山之墅便有終焉之志嘗有詩曰雲作藩籬山作

屏雲山面、白和青好風一陣松濤起歎桃虛堂獨自聽其襟韻
風味可見及至庚申改紀之初士類彙征必欲致之羣起力勸未
免一出及至晚年常自悔歎曰吾庚申出脚一誤以致終身辥虎
為敎及至甲戌以後春澤輩私逕之說喧傳一世故若將浼焉遂
決意遯世而無悶焉

外王父聰明強記卓絶倫輩少時一覽綱目歷代事實瞭然無碍
七旬之後每舉故事輒誦綱目數行或數十行觸處洞然數十年
前按節南北時訟獄曲折一舉輒誦其人名事如破竹聞者驚歎
晚年嘗自言平生只是一歲三冬讀書取科第少時見文士輒多
輕驕儇薄之態心淺之以為人若能文則皆如此遂不肆力於文
章平生不以文辭自任故千萬意外忽以將任加之備經危機駭
浪盡力自免而不能脫身世之到底危苦極矣自今思之所謂文

士者處世差使爲教云
外王父立朝事〻君不敢以便身自期燥濕不擇夷險一節壬戌
方擇日本通信使航海萬里人皆視爲死地有力者厭避終歸於
公〻晏然不避其時相臣有素惡公者至以生梗於隣國爲言宜
曰此求解而公以爲既曰死地則何可引嫌而自便終不辭偃溟
渤如坦途視鯨鰐如小虫怡然不以爲意李判書彥綱爲副軺自
懊嘆曰半百年一往百僚中只擇三人豈料其及於吾身哉咄〻
自恨不已公每慰解曰勿太惱心往來之後反勝於不往李曰公
勿言曷嘗以此增其膽次哉
外王父赴日本辭陛時　肅廟下教曰使臣行具之未備者宜各
陳達他使臣送相陳白各有所請公獨無所言　上曰上使何獨
無陳請公進曰朝廷以越海之役便是死地資裝治送無所不備

無他可請者茲有禀正者非曰此事之必有第此仰達島倭本自
巧詐每以我國之背　皇明事清虜為脅持之欛柄從前或言朱
氏一脉在於台灣島此亦未必真有只是欺誑我國之言今若又
舉此事以為汝國雖力弱臣虜常有不忘　皇朝之意今朱氏餘
派在於台灣何不通信寄問云爾則事機重大不可以一時使臣
之意依違荅之事宜嚴加斥絶請詢大臣講定何如　上曰大臣
之意何如相臣齊言此則何可依違荅之似當明言斥絶矣　肅
廟亦以為然蓋先是湖南有漂海唐船稱　皇明後裔方居島中
渠輩冠服不變云云請勿捕送燕京而其言不可信假令如此我
朝丙子以後畏約日深强虜頻生釁隙淩暴無筭那得不送遂送
之其人輩至燕但稱渠在遐陬未及剃髮清皇遂放還之亦未知
其言之虛實而我國士論一時沸沓至靜觀李公端相詩曰南國

浮査海上来紅雲一朶日邉所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山前痛哭
回蓋淸陰金公以尊周大義名重一世俎豆於石室而文谷金相
壽恒以其孫為首相當國捕送唐人故識之如此也公慮其不先
稟定於　朝廷或遇倭人之嘗試而以已意斥之則必致浮議之
紛然故為此也及其引對罷出李判書彦綱歎曰我輩只為一身
之行裝各有所陳而公乃邈然無一言及此乃慮吾輩意慮之所
不到人之愚智相懸如是哉

外王父奉使日本時朝廷以近年萊府館倭或多闌出或多違越
約条弊端百出令使臣周旋於彼國中定約条大抵島倭狡獪變
詐難以理奪我國所求必不順従輕發而見格則反為辱　命況
且對馬島絶遠於江户其國命令有不行者而兩國交際則對馬
島主居間主管凡違約作弊之事皆出於對馬島而江户之所不

知如欲周旋於對馬島則輒藉重本國若又發之於江户則又恐其從中沮敗亦宜十分慎密蓋非一時使臣所能料度講定然既有 朝命不敢不自盡吾心而左思右度終覺難處毋中途招譯舌之敏悟慧黠習於機密者朴再興指授方畧俾与護行差倭及通事倭酬酢之際以汝輩居於兩國之間近来回循放恣約条漸弛前後違法犯禁為弊於本國者甚多今者使臣至江户與汝國執政修明約条痛革舊習汝輩前後不法之事必多發現我則与汝輩情意親密故不得不言之云則倭輩必無驚畏之意如是者盖以使臣之与執政語譯舌居間故也若如此則回言端又曰使臣為此大事豈用譯舌將与執政對坐尋文之間各以文字往復我輩何敢居其間乎以此為言觀其氣色以告再興果来告曰一如相公所教言及倭人頓無驚悶之色曰使臣老爺雖欲為之凡事

皆在吾輩之手曷能有害於我輩宜与我輩謀事、可成矣小人
又如下教答之始聞而大驚憂悶之色滿顏云、公遂令再興歷
舉渠輩過失而怖之倭輩遂驚懼晨夜切懇於再興曰此後凡事
雖非變通於江戶我輩當一從教令而奉行此意懇達於使臣老
爺勿為此舉君須為我輩從中周旋俾無罪責云、再興以其言連
續来告又教以初則嚴辭斥絕連日酬酢觀其氣色而後畧許以
當觀勢宣力而我何能容旋為言再興如其言諾之曰汝觀使臣
老爺氣像我輩其可以貿一辭乎如是恐之數日倭輩朝夕来謁
使臣之際顯有憂色再興始如所教許以周旋又每稱老爺一定
之後堅確不撓極言其難奪之意又行屢日倭人益自着急蓋此
事知者多而見泄則又必狼狽故曾不言及於兩使臣朴再興之
昏夜密告倭人之朝夕憂遑多露送微副使輒言上使与譯舌謀

議何事恐其見責於巧倭云云而以不與相議頗有不平之色公
不得已從容言之俾勿露發微以觀事樣倭人日日哀懇於再與
再與始以江戶則絕遠馬島則最近凡係交隣之事皆在馬島與
通事決不可失其心之意縷縷懇達使臣老爺嚴確難動之意連
日爲言過數日又言其庶有挽回之望而如是屢日發至江戶然
後始許勿發之意是後倭人顏色顯有喜色及其回程還到對馬
島之後始招島主及諸倭厲辭嚴責曰汝罪汝果自知乎因具言
前後館倭之橫逸及其他違約犯禁之事以此 朝廷之議或多
以爲交好不可復全 上意堅定何可以微事失歡羈縻至今此
皆非江戶之所知者非汝輩之罪吾若廢通於執政則汝輩無遺類
矣特以江戶遠而馬島近不可失其歡心隱忍而歸汝輩今可依
吾言爲之乎倭人皆叩頭言死罪僕僕稱謝謹當惟令是從公於

是条列其目凡諸弊端一並革罷自今以後申明約束刻於木札
使懸於倭館之外倭人無不感服一如所教懽躍如雷其後前患
遂絶至今賴而不廢其約公每言此事曰夫子云忠信可行蠻
貊且吾平生未嘗有一毫欺人之事况奉使蠻夷尤宜一以誠信
相與使孚於異類而初既知不可發之於執政而令譯官以此恐
喝雖非吾自欺之使人以權謀怵之殊非信及豚魚之義此為平
生之愧為教

外王父赴日本時舟中我國人每稱倭公責之曰日本人稱汝輩
曰朝鮮人汝輩亦宜云日本人而每稱倭何也倭人感服在船聽
之者皆咄嗟曰何但稱倭每言倭奴豈不可恨蓋感喜之辭

外王父赴日本氷蘖之操倭人至今傳說而獨我國所無之物欲
取種流傳於邦内倭栗之大可擬寸者及白鵰一雙有一太守饋

之栗則来種至今猶存而累年後其体漸小而比我國栗尚大白
鵰則公云只為取種而持来既而思之若或至京聞於九重貽累
聖德則大臣難處故到尚州留付尚牧使之保護而永其傳時李
惆方為尚牧答云侯公休退安山吾當載往其後為貍奴所噬云
公嘗言曾見李白詩云白鵰白如錦東方人引用曰白鵰白如雪
今見白鵰狀如雉皓白之中有紅紋微細遠見只是白雉近看紅
縷成紋如錦之稱自是宲際語東人之改作如雪只緣不見其形
也唐人鈿詩云碧鶇淬花白鵰尾其尾強而長形如環刀云又求
枇杷小樹種於盆欲傳我國東平尉鄭公以為此若廣布我國誠
為奇幸必須善於栽培花木者可樹而成沈青平益顯有花癖且
多罷具可善養乞並賜我〻當給青平待其長而分種則好矣其
後潦水墻壞盡折之曾聞枇杷木在東萊民家太守每數其宲而

索之民不能堪潜開其根剝皮而枯之今又青平家種五樹而折
之終未為我國之有歟可異也宗如杏而大酸甘多水云
日本有所謂孟宗竹者中實無孔其堅如鉄正合作軍器又有所
謂金竹者其葉与其体之全身真黄如金兩種俱不産我國金竹
只是玩好而孟宗竹可資兵器之用故外王父赴日本時求其種
而倭人不與故不得携来為教

外王父自日本歸時舟中見一鴈賦詩云一鴈飛飛任所如海天
遼濶白雲舒吾今幹事歸程穩不用憑渠進帛書其胸次之曠氣
像之遠可見

外王父自日本還嘗言原家康滅平秀吉後欲生永久世襲之意
定都於其國之極東所謂江戸者六十州之太守妻子眷屬皆置
江戸如質子而使其太守一年出居於所涖之州翌年還与妻子

居而又翌年復出其州盖為其不敢捨妻子而叛也公每以為其
法甚固國中既不生釁則必不侵及他國倭虜之変可無慮矣或
曰跋扈者出則豈恤妻子乎公答曰不恤妻子者雖出一人之外
豈其多乎事機轉変之後雖不可知此法未変之前吾謂必不為
隣國患矣大抵近世之人或曰符讖莫不以南憂為疑矣公壬戌
使還後甲子嘗閑坐倭譯朴再興來謁曰小人方以渡海譯官入
對馬島而兵判大監以右議政分付出給天銀一千兩使之往探
鄭錦消息云云公方卧聞此言蹶然起曰是何言也倭虜巧詐雖
非探問輒做虛言以誑我國汝與我往日本時何嘗有鄭錦消息
耶其時我國人問之則倭人答以鄭錦在海島中與琉球國戰而
奪其寶貨日本起兵救之云云而其所為說全不近理明是以謊
說誑我只此而已邈然更無所聞今汝以銀貨探問則彼必譸張

虛說以誑之其說一出必將擧國鼎沸乃以千金貿得虛言震驚
一世之人心人心一動空之宗難此何擧措再興大驚俯伏曰小
人將死矣公曰汝何爲死哉將相出銀偵探汝有何罪誤國如此
只可御屋再興辭去往釜山後倭書契果至云鄭錦擧兵將來朝
廷震動上下驚遑公遂以與朴再興酬酢之言陳達於　榻前大
臣以爲此殊不然朴再興尙留釜山未入對馬而倭書出來曷嘗
以此致之公進曰此事臣宗詳知再興所親通事倭有勝成時者
頗識警再興每與論事而臣方待罪禮判倭人往來日期皆報禮
曹故臣輒知之朴再興下去後十五日勝成時出來勝成時還入
去後十五日倭書契出來此朴再興聞臣言驚畏恐其罪及於渠
往釜山後招勝成時議之倭書使之趁渠未入去時出送以爲自
脫之計此宗明若觀火決不可以此驚動以身當之力言不撓而

大臣諸臣猶不相信至請以倭書契奏聞清國以為色援之計公
旣明知其虛僞又將有此大擧措不勝驚駭極言力爭以為前日
亦以虛事輕奏清虜尚以為探試嘖言不止今若奏此必大生嘗
試之疑將成釁隙此若小事臣何必竭論至此而 國家安
危不得不縷縷爭之為言而徧議堅執不已公又進曰茲有一事
決不可奏者中國人見事精詳未嘗泛看今此對馬島主平義眞
書契中所着圖書卽順年請於 我國我國造給者 我國所造
與倭國製樣擧人知之明甚若以此疑而問之則將答以何辭於
是大臣諸臣齊言此一節決不可奏聞遂止而一日之內城中如
沸未數日輦下殆空扶携入山者相續如雲矣是時金清城錫胄
為右相南相國九萬為兵判其後一如公言朝野始服公明識
甲子後 筵中金清城錫胄請加設兩南邊將鎭鎭羅列於海邊

外王父方為御營大將竭力爭之以為我國三面際海濱海而經
何處不虛何處不緊今若以海防之踈虞而隨處設堡則必將國
內騷然民不堪命矣方今已設之邊將其麗孔殷民疲於誅求國
弊於耗費又何可益其數而耗國害民乎　肅廟下教曰卿將臣
言何若是公對曰要在事理之便宜而已何可以將臣而必欲設
無益之防費有限之財以擾民乎臣既明知其事之利害國之安
危而不力爭則是不忠也決知其不可加設也淸城不能難遂止
自甲子至今五十年之間海防無警若非公言是時加設之數殆
將半百五十年之間半百邊將所需彂何其蠹國害民何如哉公
之智裨國事於無形之地公之惠抒民力於不知之域而人無有
知之者可嘆
外王父奉使日本時老峰閔相國鼎重問曰禮段銀公將何以處

之公答曰此事實為難處古人有投諸海者或有移充公本還給
倭國者所謂投水無可憑準極涉可疑移充倭貢身得美名國受
其恥寧持歸而給付度支使用公費實甚便好而雖然度支如或
上達若 命使之領受則其狼狽何如哉此所以難處也閔公曰
公言誠是矣何不如是行之公答曰若有領受之 命則公能陳
白還寢而使歸度支則當如教蓋閔公方任時相故也閔公笑曰
此則似難矣公答曰然則雖有慊於 國体移充倭貢之外似無
他道矣及歸三使臣禮幣没數留之萊府使充倭貢遂聞嶺南之
民千百為羣聚會路傍上手稱謝歡聲如雷公為之駐車召民人
問曰汝輩所謝者何事民人曰聞老爺以倭國禮段銀移充倭貢
以蠲一道民役故來謝耳公曰不然倭國禮幣留之萊府以充公
用其減上納与下納未可知惟俟 國家處分我何可私減民税

汝輩誤知宜退去民人輩憮然自失而去盖与倭講和之後嶺南
貢稅分半給倭納於國者謂之上納給倭者謂之下納盖以此充
倭貢不蠲民役則下納小而上納多故不欲作私惠而欲其德澤
之歸於　上如是爲言也及其復　命白于　上曰使臣禮既使
充倭貢嶺南民人來謝於道傍臣果答之如此雖然今年通信使
往來嶺民勞役多矣　朝家若以此蠲減民役則庶償其勞　上
命依其擬特減嶺南貢稅其實皆公之惠而南人終不知此誠古
人之事世之爲方伯守令者莫不煦、然爲私惠滔〻皆是或至
恩歸於已怨歸於　國者多其視公此擧何如哉
老峯閔公才猷敏達諳練事務外王父以廟堂有司之任同時在
朝凡有所論列事理之是非得失他相多未領會獨閔公欣然契
悟每於心會處嘖、嗟嘆曰是矣、〻隨事必諮有言必從外王

父晩年未嘗不稱之亹亹不已以為有知己之感其後老峯為己
已屢小所搆誣竄沒於西塞憐矣老峯即驪陽國舅之兄是時
仁顯王后避處私邸戕害　后之叔父如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雖然逢迎　上意廢黜　母后之賊又何可責哉
閔右相鎮長老峯之子也性至孝隨侍老峯至謫所凡左右就養
及旨物之養無不自盡其誠及其遭艱返櫬之際哀毁哭泣之節
一路觀者莫不嗟嘆為之流涕關西之民至今稱之為閔孝子其
母夫人平生抱病或不省事故閔公常時晝夜侍側如櫛髮饋飯
之節手自親執不敢少懈遭罹乙亥丙子大浸之災以賑恤主管
堂上殫心竭力饋粥給粮所濟活甚衆連以兵戶判專掌　國家
機務夙夜盡瘁未能享壽終沒於母夫人膝下可謂有忠孝大節
其後道臣白　上命旌閭

老峯閔公當辛亥大飢以賑恤主管堂上忘身循國竭力濟活是
時國內大飢八路流民襁負其子咸聚京師留接於郊外如雲如
海公遂日親自臨視饋粥給粮莫不各適其宜飢民輩左餐右粥
得以全活時癘氣彌滿疾疫無筭公連日薰染因得天行病終不
卧調強疾自力五月着貂皮暖帽遂日出往郊外坐而退熱其誠
意之勤篤氣禀之剛強至今稱之甲戌乙亥又遭大歉三年荐飢
有甚於辛亥而老峯之子右相公又當賑恤之任能繼舊迹至誠
濟活都民稱之古人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蓋以其殺人之多恐
有陰禍也昔于公曰活千人子孫有封因高大其門閭然則殺人
而遺禍活人而蒙福理之常也今者 國家不幸運值中否數十
年間再遭振古所無之凶荒而公之父子前後當國竭誠救活論
以常理是宜有報施之道子孫蕃昌而老峯只有一子右相公生

五子五子中兩子僅至三四十其他或不滿二十而夭札無餘遺
詛呪之變掘得埋凶無筭今其後不過數人云理不可知也
與始壽獄事概緣甲寅　顯廟大喪時清國致祭勑使再來伊時
象胥輩傳言再致祭之由問于廣譯則答云爾國臣強主弱故皇
上特悲　國王受制強臣爲之再祭爾與始壽以儐使歸奏其語
及庚申請覈其事使々燕者問於其時廣譯則云伊時但言朝鮮
兩班㝡強未嘗有受制強臣之語終歸於始壽造言誣上鞫廳大
臣請參酌賜死臺官以嚴鞫正刑論啓外王父以大諫論避云始
壽之罪犯人情之所同嫉明示典刑固無不可而第言根是異國
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輩嚴鞫之請亦出於此而始壽曾在近君之
列亦難加以刑訊請貸死荐棘蓋公之本意始壽憤嫉廷臣矯誣
上躬則罪死無惜而情實終涉難明在獄体宜嚴刑象胥輩至死

不服然後可及於始壽其時象胥輩交作浮言媚悅當國之人及
其時移勢去之後誘之於始壽象胥則一辭抵賴而不為嚴刑鞫
問徑殺大臣獄体無據且不可導小主以殺大臣乃為此啓大抵
時議奔波打成一片凡臺啓所發皆循一時主論之意不敢以一
人之見有所從違而外王父平生志節元無苟同立 朝之意爵
祿之念邈若雲霄孰能禦之以此大忤時議翌年終不免奉使日
本而文谷金相國壽恒以當國領相積怒在中陳於前席極言詆
斥至以生擾隣國為言蓋始壽貸死之論 朝廷一經翻覆戈戟
相尋宲有范文正他日手滑吾輩亦不免之慮其宲正爲伊時當
國之大臣而發金相隘塞不知此意反怒公之崖異卒致始壽於
死而身亦終不免宵小之手可悲也外王父終無一毫介懷之意
平生每提及金公則必稱文谷言語每加尊敬沒身無異蓋金公

之於公六年以長老峯之於公七年以長兩公皆以大臣當　朝
時公職在正卿之列以事体極其敬待雖在家言語必尊敬不替
沒世如此其氣量之大風流之厚可見
外王父為通信使也金相壽恒既詆毁於前席至以生梗隣國為
言而當時視日本為死地人多厭避因此必遞則亦有故避之嫌
故只數次陳疏而已初不介懷怡然就途歸後連以備邊司有司
堂上與金同在廟堂者數年備局之規凡係廟謨大臣與有司參
論裁決啓草大臣呼之則有司進前手書例也公嘗與義谷鄭相
從容言公曰久與領相周旋於廟堂每進前執筆必常跼蹐不敢
安我既不見知於彼彼於心中以我為不諱之人而強與之同事
彼將以我為何如哉鄭公曰君不知領相氣色乎近觀其意顯有
愧悔於君者隨事諮問有言必用極有敬服之意人之幾微之色

豈不知之耶其後戊辰冬金相遭嚴旨屏居郊外是時適有 太
祖影幀奉還全州慶基殿之事 上特命金相陪行時外王父方
為大司馬金相錫姪李領相濡於公為姻親金相抵書於李相云
我之情地危蹙至此意外忽膺是 命萬無造朝之望不往亦涉
偃蹇進退路窮莫知所處問議於兵判以示云李相來傳金言而
問之公答曰我於此節受是 命之初已有所料量往役之義似
不敢辭宜勿陳疏冀免直為入來奉 命往來亦勿復 命自城
外直退則去就之義似為穩當李相乃以此相報其後金相一如
公言蓋其愧悔敬重之意可見
肅宗朝戊辰 景宗誕生寔在 儲位久虛臣民顒望之餘而忽
於己巳春有二品以上命名會議之 命議以立 王子為元子
以常理論之在廷之臣宜無異辭而是時 上有廢后之志而恐

廷臣不從故凶徒潛自醞釀挾潩戴圖之國言喧藉洶〻有朝夕
將發之慮而忽有此擧諸臣危怖莫知所對　上有如以爲不可
者並宜退去之　教故壺谷南判書龍翼有退則退矣之語　上
震怒竄之外王父以兵判入對晚年嘗語其時事曰諸臣入侍前
席之後　上以元子定號事下詢吾意則未及入對已料此事心
中預念其仰對之辭欲引明德王后事仰白今若　中宮取以爲
子則便是元子別無定號之事爲言矣及入伏　榻前竊自思之
即今中外洶懼　壺位有朝夕難保之慮我若如是爲言而　上
教萬一因此觸激語端遂及於　中宮則是當此危懼之際便是
因我激發我將爲罪首故不得已思之又思不敢盡其說因進曰
漢之明德皇后取章帝爲已子豈非美事而即今　王子幼沖事
涉太遽云〻退憂金公壽興以原任入侍聞此言欣然進曰我朝

亦有之懿仁王后未及畢說余於心以為我亦非不知此所引不
好故只發明德事此老誤引必狼狽矣果然纔說懿仁王后字
天怒震疊厲聲曰此豈可引之事乎蓋懿仁取光海為子故也公
又曰有一朝臣伏於我後遽曰此 殿下家事云云余心中驚駭
未知何許奸人曾不讀書不知事之出處而為此言也不覺回首
而視之乃睦林一也

外王父氷蘗之操特其餘事而惟恐人知清白是平生主意前後
居官內則常祿外無一物用手外則喫飯外亦不敢私用故屢典
雄藩而先墓一尾石不敢經營常自言曰江都留守極是厚祿而
與京官同逐朔須祿便是常廩心欲經營碑役每月初除出朔料數
石別置私庫而兩弟在京貧無以為生不得已使之逐朔送馬載
去故無餘者為教己巳休退之後家屬窮無以自活如貂帽金帶

章服之屬盡数斥賣以過

外王父自少不喜華美所着衣服只從家人所進而着之不自知其新舊美惡故曾爲嶺南伯是時嶺伯除挈眷故家眷不得往而凡四時衣服皆自家中造送嘗製寄寒衣隠途間沾濕翻其表裡而褁送及其經冬入春之後始脫而還送家人見之因當時所送反其表裡而着之已垢弊矣表從祖左議政尹公爲北伯時率往其庶母庶母遣送布之有黃色而極細者於外家〻人製袍以進公不知其爲何物而着之徐領相文重平生喜華侈故潜因連家人問其出處求覔而服之習性之異如此

外王父四五歲時一日姑母蔡湖洲夫人忽送人招之出示象牙扇子一柄製樣窮極奇巧仍曰有人賣此請以僧頭扇十柄易之將欲買而給汝故招之公以四五歲兒便奚擲不顧請勿買湖洲

夫人喜曰小兒亦不好此誠奇事因還給其人而送之蓋自少天性如此公晚年手把白僧頭扇皆已垢弊兒子芝秀兒時適進前舉手與之曰此扇吾把三年矣給汝曾孫為教其事稀貴藏之至今以示後孫云常教子孫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不但儉德而已亦出於着之〻精年少輩不可放倒散乱衣裳為教